

書叢學自年青

學濟經治政究研樣怎

蕭 湜 柳



行發店書活生海

活生

書叢學自年實

(輯二第)

學濟經治政究研樣怎

著 提 柳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三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青年自學叢書

(第二輯)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每冊實價叁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生活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電話三六四號

柳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出版

弁言

在我把這一本小書編完後，我對於本書的題名頗發生懷疑了，這樣十幾封不三不四的通信湊成的東西，配稱爲「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麼？我想：這名字是太堂皇了，我很有幾分不安。然而，這書名是叢書主編人早定下了的，現在似乎不容易由我擅自更改。這怎麼辦呢？我在擱筆凝思中，不禁生出一種滑稽的感覺來，我嘲笑自己道：好罷！就讓這美麗的羊頭做着招告罷！

記得還是兩年前，我和一位初中程度的族妹，討論過半年的政治經濟學，彼此通了不少的信。這一件事，我一向不會忘記，因爲這一年多來，

我又常接到許多青年朋友關於這一方面問難的信，而問題的中心，却都是我們曾經談到過的。我常常想，如果我能把那些通信整理出來，印成一冊小書，倒可以省了許多寫信的時間，也許對於初入政治經濟學大門的友人是一種幫助罷。但因人事過忙，很少得到一個編輯這書的機會，去夏仲實兄派我寫這本書，我就登時想到，這是一個時機，特地去信要回來了那些原信，這使我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欣慰。

爲什麼我這般記得我們間的這一段討論呢？這是因爲我在這三四年來，深切的感到：空談讀書方法，到底抵不過和人實際討論中的親切，一個由自學中的人提出的問題，比你替他想像出來的問題要實際。過去這十幾封通信，現在看來，原說不上有什麼存留的價值，但它確是出於一個自學的少女手中提出的問題，而這些解答，確幫助她打開了許多疑難，是一件

事實。因爲這一個緣故，我開始來整理這些舊稿了。

現在收到這裏的信計十三封，另加附錄一篇，內容已有許多增減，介紹的書籍幾乎大半變換了，一切新材料也儘可能的加入，文字有許多篇完全改寫過，時間完全改爲現在，比起原信來，已經不是本來面目了，但問題的要点，以及討論情緒，則依舊完全保存，就是文字中的穿插，以及當時博得她的歡笑，提起過她的研究興趣的地方，也絲毫沒有損毀，我爲什麼特別關心這些小節呢？我爲人很重感情，我覺得好友間討論學問比教室裏不同，就是好友間的友情成分比較師生間不同。這些通信中是充滿了另一種氣氛的，我在改寫這些舊稿時，她的活潑的姿態，聰明的眼睛，頑皮的神情，依然活躍在我眼前，好像寫初稿時一樣，這裏有一種輕快的感覺，我記得當我動筆給她寫每一封信時，我的面上總常帶着微笑，同時她

也曾親自對我說過，她讀時也常是笑不離面的。這一笑，很幫助了她對於真理的接近，因此我要把這一笑轉獻給一切在自學中的朋友們了。

這些東西對於大家有什麼用呢？這很難說，因為這本書中很少的話，

是我自己的意見，不過就別人說得對的話，用我的口再說出來罷了。那敢說是什麼著作呢！至於我自己，倒很以此自安，因為門外掛的雖是羊頭，但自己並不要賣狗肉，我無一絲毫賣弄什麼的意思，只是記錄自己一段和人討論自學政治經濟學的經驗而已。如果這時你也正在自學政治經濟學，感到「學海無邊」，無人指引，隨便拏來看看，那也許還適宜罷！如果在這中間，還能得到一個正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摸到一點門徑，而像我那位舍妹一樣，居然能進而讀完三大資本論，那我更要雀躍了。我也就只有這一點期望。

我還要重復說，門外掛的雖是羊頭，但因為自己的胆子究竟不大，不敢叫人過於相信招告，來上自己的當，因此在此招告下，來添這一小段自白，也許可以減輕本書的封面上所加的這樣一個「羊頭」的罪名罷！

柳湜一九三七，二，七日於上海。

目次

弁言

- 一 安下心來罷……………一
- 二 先看看實際的經濟現象……………三
- 三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什麼……………三
- 四 我們研究的意義……………三五
- 五 辯證法在這裏也有用……………四六
- 六 續談幾個辯證法的法則在這裏的應用……………五七

七	略釋抽象法	七〇
八	也少不得史的唯物論	八五
九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找我們的對象	九六
一〇	對於「生產」的觀點	一〇八
一一	商品拜物教	一二九
一二	不要忽略了經濟政策	一四〇
一三	還要研究「意識」	一五一
附錄	記選擇讀物談	一六一

一 安下心來罷

好久沒有看見你了。閒常在三哥處，聽到了一些關於你的消息，我們總要互相微笑，大誇獎特誇獎你一番，你是我們最愛提起的妹妹，你的一言一動常留在我們的心坎中。日前聽說你對三嫂說，我們不管你，連知識上的幫助，也不肯多花一點時光。這話真說得過火一些，三哥聽了就要向你提出抗議，我呢？無疑的是同情三哥的，我們似乎不應該什麼事都讓你佔了上風，一點也不像一個你的哥哥而兼先生。

然而，你既是我們最心愛的妹妹，雖然你的話有時說得太頑皮，但我們總能原諒，女孩子總愛把針鼻大的事，誇大到比地球還大些，心地裏，

倒並不都像嘴巴那般可惡，我是能夠了解的。

說到你的讀書的問題，我們雖然真的有些慚愧，似乎幫助你的地方太少，但我們過細攷察你離開故鄉來一年的成績，我又不能不誇耀我們對你的政策已經成功。你是一個胆子天大的湖南蠻女，因為不肯在故鄉讀女兒經，丟掉一切，一個人離開了父母兄弟跑到海上。你對於知識的飢餓，我們雖很同情，但不能一時讓你吃得過飽，使你害着胃病。你性急，恨不得一天把你想學的東西一口都吞在肚內，這那裏可以！三嫂常常笑你，說一個女丫頭的臥室，簡直變成了雜誌公司，天天娘姨埋怨，你住的那一個亭子間就無法整理，她不動手，你說她偷懶，一動手又弄亂了這樣，弄亂了那樣，祇聽得你大叫大鬧。你那時因為初從故鄉解放出來，真好像鄉下人逛公司，不管吃得吃不得，吃得起，吃不起，你都要試試看，你又颯強，

又自信，那時我們簡直弄得哭笑不得，所以四叔才叫你做瘋子。我們實在也沒辦法對付你。

就從你常說的笑話中，也可以看出你是對知識如何的急情。你不是常常說，可惜科學家沒有發明出一種「知識針」，人家要什麼知識，就可以注射什麼？這種奇怪的想法，雖然三哥笑你太懶，無出息，但可以說明你那急情兒的心理。我們雖然高興，我們得了一個這樣好學的妹妹，但同時也很擔心，怕你急流勇退，不能艱苦的用功，因為你的行徑到底還有些孩子氣味，你只曉得要吃，不知吃什麼好，就是向我們要求幫助，也只能說出空洞的話，不能提出具體的問題，什麼是社會的需要，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某種科學，你全沒有感覺到，你又太無恆，今日讀這本書，明日又換了那本，幾乎什麼書都讀，但什麼書也沒有看見你整本的讀完過，在這種情

形下，我和三哥商量過，讓你胡亂的讀半年再說，等到你能把自己要學的方向大約摸清後，我們再來具體的指導你。於是我們這一年來，就採取了故意對你冷淡些的態度，使你多碰一些釘子，才曉得做學問的苦楚，不要再幻想什麼「知識針」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我們對你決沒有絕望，知道你總有一天，腦筋能冷靜一些，會很溫順的再到我們的書房裏來的。

果然，一天天我從你的讀書消息中，知道你已有了很可驚的進步，我看了你的讀書興趣時時在轉變，眼光天天在增高，我們的心中是何等的欣慰啊！一年來，你由隨便的翻讀小說雜誌，進而作一個一個作家作品的欣賞研究，文學理論的探討，漸漸對社會科學生出親近的心來。這就可以看出你已走上了讀書的正軌。是的，這話我要順便聲明，我並沒有看不起文

學，說文學比社會科學容易讀，我特別注意的只是你這種發展，是因爲這一個發展決不是偶然的，這經歷很值得寶貴。你以前的讀書，可以說是「好讀書不求甚解」，小說，雜誌之類的東西，到底比較容易媽虎的滑過眼睛，後來你看得多了，你有了一點眼光，曉得要選擇讀了，但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呢？我曉得，這問題一定在使你睡不安眠，看了雜誌上一些文藝批評的文章，你知道要讀些文藝理論的書了。天啊！文藝理論書對於一個頑皮的丫頭，隨便可以讀懂的嗎？你一定又在這裏碰了一些釘子，是不是？你這時才心服三哥的話，說讀文學的人，也要學習一點社會科學初步的知識，不管你口上怎樣硬，現在你既然要開始讀政治經濟學了，我和三哥自然很高興，你要知道，我們很重視你這一年來的經驗，這一年來，你好像孫猴子翻筋斗，現在總算安定下來了。

日前聽見舅母家的四姊說，你因讀不懂政治經濟學在那裏苦惱，這是難怪的，雖然過去你讀過的書已不少，但與政治經濟學却沒有直接的關係，你的準備實在還不夠，目下你還不應該就讀拉比杜斯的政治經濟學。你應特別對政治經濟學做一點準備，你不要聽不慣我這準備論，從今以後還是聽話一些罷！

好妹妹！又聽說你怪我不肯多向你說話，總是要你問什麼才答什麼。這你也應該明白，我對於一個來和我談讀書問題的人，在我不十分清楚他的程度，性情，環境等等以前，我是慣於不想多說主觀的話的，我不愛對人多說話，不是愛惜我的話，反是愛惜人家的耳朵。這是怎樣說的呢？我一生就少得到教師的益處，也不大相信他們在講堂上對我說的話。但這並不是說教過我的師長，就一個也沒有學問，問題是他們只憑主觀去教人，

沒有想到我要求的是什麼，我的了解的能力到底怎樣。他的話不投我的機，即令他說得如何高明，我不能聽懂，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他雖不愛惜他的話，但在我反無好處。因此，我在和人討論讀書的時候，就學了這點乖，向十個不同程度的人討論讀一本同樣的書時，我可以說出幾種不同的話來，結果我發覺大家面上都有笑容，「皆大歡喜」，我正打中了他們的心懷了。這一點，沒有什麼難了解的，你在肚子沒有餓時，一定叫你上館子，並且開出一大張菜單來，你能感覺興趣嗎？

這就程度說。

但一個人的環境也不能不顧到，譬如有的人有錢可以買書，有的人却只能向朋友處借些來讀，有些地方買不到上海剛出版的好書，只能讀比較老一點的書，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不能只說你非讀某一本書不可，所以

我對於讀物的選擇雖很注意，絕不敢亂介紹一本書，如果就初步經濟原論的書來說，實在可讀的書很多，在不能找到，不允許你找到更好的書以前，就是內容欠缺一點的也可以，以後你再讀別的書時，就可補償你這缺項。這決不是對於讀者不忠實，反是適合讀者生活的環境，要他不要坐着等，有相當可讀的書，就要開始。

同時，我很注意一個人的性情，像你這樣輕敵的人，我是決不會在你面前把敵人估計得過低的。你說我不鼓勵你讀政治經濟學，反說了經濟學如何難讀，非先懂得一點哲學，了解了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不可，不然，你會不能把商品一章讀完。這對你並不算潑冷水，不然，你會胡亂的往肚子內吞，真的一輩子也不能讀懂資本論。

是的，現在我已允許你多在你的身上花一些時間了，這到不是因為聽

了三嫂的話，說你在怨恨我，我屈伏你了。（不要笑！）倒是我覺得現在確到了我應該來好好的引導你讀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了。

不過，你不要過於興奮，以為我可以將政治經濟學，完全用我的口講一遍給你聽，我也不會把自己讀它的經驗，原封原樣告訴你，叫你來跟我走。我一點不謙虛的說，我並沒有什麼值得一說的經驗，即令也有一些，那却是由於我的生活環境下的經驗，於你不必一定有用處。這裏，我能夠和你談的，還是按照今日的你的程度，環境，性情等，零碎的來談一談。你不要把我看做嚮導社裏的姑娘，我有法子帶你的精神遊歷一遍政治經濟學的學府，你花一天工夫，就可以完全懂得這門學問的底蘊，於是你馬上就可以把我丟在門外，再不要睬我。

然而，我還要向你交代，我雖然不想說一句是你不要聽，或聽不入耳

的話，但你也不應太把我的話當作了金科玉律，是的，師道是要尊嚴的，你不能太把我的話當兒戲，但我却只叫你把我的話作為你的參攷。這一來是因為我的能力有限，這裏可說的時間又有限，二來呢，我這裏只想就像你這樣初學的人，啓示一點怎樣的讀法，並無野心要使你真的一個月就澈底了解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你不是說，你翻閱過一兩本政治經濟學方法論，覺得比經濟學講話之類的書還難懂麼？那並不一定歸咎你粗心，而是那種書，本身就需要有了初步政治經濟學知識才行的。

請你記住，我們要接受前人的經驗，接受先進的啓示，但一切知識的獲得，完全却在自己苦鬥，你僅僅聽了人家說得天花亂墜，僅僅讀熟了上海指南，你不自己去旅行，不到上海來生活，你能算懂得上海，能成為老上海麼？

這些話交代過了，以下我們自然可以慢慢的來和你講得更具體些，細緻些。還要告訴你，這些通信雖然是我們私人間的，但我仍有意將來把它公開出來，也供初步進入政治經濟學大門的朋友們的一種參攷。所以我決不會因為是和你個人的通信，就隨便媽虎一些。你應該對我有了這種信心，我的話才會在你身上發生力量。

孩子！我們是不會再力不管你了」。安下心來罷！不過，我們不會管得太嚴，反妨害了你的發展，失掉你的獨立性。

二 先看看實際的經濟現象

切不可過於性急啊！你的老毛病到底要到何時才能改掉呢！你不要聽了準備論就覺得心煩，孩子！作學問是絕對不由你倖進的。

我屢次對你說過，你對於讀書還欠沉着，你能夠蠻幹，固然是你的長處，但同時也是你的短處。許多人，不管自己的程度，只問什麼書最好，就選讀什麼書，譬如聽見人家說拉比杜斯的政治經濟學第八版最新，最好，你就馬上選讀它，這完全是錯誤的。一門學問，談何容易，即令是一本最好的書，也不能夠什麼都包括無遺，讀了這本最好的書，其他的書就不要讀了。固然，我們要選讀最好的書，但尤其要注意最適合自己的程度

的書。倘若那本最好的書與你的程度相差太遠，你縱選了它，那也不過是被你當作聖經看待的東西，我知道，一般常人決不會把一本聖經唸完了一遍的。

這就得要準備。談到讀政治經濟學，自然最古典的名著，如資本論，你應該讀；拉比杜斯這本書，是政治經濟學近階段的一本名著，也應該讀，但這決不是要求每一個初學政治經濟學的人，開首就讀這些書。

也許你要說，「不讀這本書就是了，你替我選一本淺明的好了，何必要多囉囉呢？」哼！問題還不這樣簡單。我從你的來信看來，你對於政治經濟學知識的要求，還模糊不清得很，你不過聽見人家說，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部門，學了它，其他部門就容易對付了，所以你要學它。你又聽見人家口裏常常說什麼「經濟決定一切」，「決定每一個社會

的性質，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爲」，「了解當前社會的鎖鑰」，因此，你也想學「時髦」，於是要研究政治經濟學。固然，我們不能說你的動機不對，說你以上的話完全沒有理由，不過，我以為這太浮面。在開始研究任何一門科學前，不能僅具這樣一點概念。

我從來不肯對青年友人離開實踐空談什麼學問，一向不大喜歡單憑我的主觀說：你應該研究什麼，在他沒有對這門科學有明確的要求以前。這話怎樣說的呢？這也是從自己經驗而得出的結論。對於一門學問的探求，總得要從生活的實踐出發，在生活的實踐中得到了啓示，發生了興趣，最後表現為獲得這門知識的實踐的要求。不然，完全離開了實踐，把一門學問，作純粹抽象的研究，即令能懂得一點原則，也必不能真的有所成就。

尤其是政治經濟學是如此，政治經濟學是一個什麼東西，這一門學問

從資本論的作者起到今日止（正統派的暫時且不談它了），這裏無數的研究者，他們作出了一些什麼成績，這一發展過程是怎樣的，我們研究它的實踐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切，我想另外來和你概括的談一回，今日我却只能作學問以外更平常的交代，因為你在聽那些較大的道理前，還需要我這種更親切的談話。

孩子，你要知道，我時時刻刻並未忘記我的談話的對象是你，我不會把自己的對象看得過高，也不會看得過低。我現在十分明白你完全和許多純樸的青年一樣，都把政治經濟學看作時髦科學了。現在有許多青年，胡亂的讀了一兩本政治經濟學原論，學會了幾個專門名詞，就自以為了不得，開口閉口，總要帶上自己懂得一點「理論」，對於當前具體的經濟問題，並不用一個指頭觸到它，我們現在常常發覺，有些自以為懂得一點原

則的人，說出話來，真是海闊天空，不着邊際。我嘗遇見一位朋友，他頗愛讀政治經濟原論，但極怕讀討論許多實際經濟問題的文章。他還最怕數目字，看一篇統計數字多的文章，他總是跳過看。他真有些像詩人，不大願意來管人間凡俗事。這樣的人，他是把理論懸在天空，用宗教的虔誠在作創世記讀的。這與我們研究的目的真差得太遠了。

自然，我不是說，你完全也會像那位先生一樣，不過，在你準備開步走以前，我似乎不能不將許多跌過跤的人告訴你，使你不再走他們的道路。

政治經濟的理論誠然萬分重要，但一個人，如果真的離開了現實，空談理論，就有把理論歪曲的危險，把理論用到去爲一種惡勢力辯護，他們的花言巧語，真的比沒有理論的惡人更危險啊！一個從實踐中出身的人，

他即令沒有多讀理論書，只要他是一個無成見的人，實踐的一切，也會使他明了現實。譬中國當前最實踐的經濟學者章乃器先生，他的論著很多，並且都是抗爭的東西，對現實發生過力量的，但他並不是一個新的經濟理論家。今日中國讀過許多新經濟理論書的人，現在在那裏做什麼，拏來對照對照，就可曉得實踐是何等的重要啊！

你看到這裏，一定要狐疑起來，這些話與你到底有多少關係呢？所謂要從實踐出發，你怎樣實踐起來呢？

我並不叫你也像章乃器先生一樣，趕快到銀行裏去辦事，也不是叫你對一切當前實際的經濟問題，去做文章，更無心叫你提出婦女參加國家的經濟建設的要求來。我今日開首不是就向你說過麼？我叫你聽我的準備論。

準備論與以上的話有什麼干係呢？

有的。我不獨主張你放下拉氏的政治經濟學，也不打算替你另找一本比較淺顯的好書，我想你暫時對經濟原論還緩一步，至少要先做一點準備的工夫。

請你把眼睛看看中國報紙雜誌上討論當前中國和世界一切實際經濟問題的文章，自然，這些文章，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在放屁，說夢話，但也有百分之二十是說人話，是在白天說道理，並且也有百分之一二十是代表着真理。這些東西你沒有政治經濟的理論，自然不容易都讀懂，更不易辨別它的真偽。但這一切都無關係，我着重的是你的眼睛先注意現實。你是一個頑皮的小姐，平日是看不起這類文章的，我想，你就沒有想到這些東西有你一盼的價值。現在要先改變你這種成見，你要能多看「俗事」，即令

你在讀那些東西時，一時間受了他們的麻醉也說不定，但你還健康，麻藥的効力只能經一個時間，你能繼續的去讀這類東西，你才會覺得你要研究政治經濟學是更有深刻的緣因。

單叫你胡亂的去讀報紙雜誌上實際經濟問題的文章，那太苦了你，並且還要你自己去蒐集，因為這類材料太多，我在這裏不能開出一張清單來，同時也嫌過於零碎啊！在這準備階段中你却可以瀏覽幾種書籍。

自然，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最關心的是中國經濟整個的情況，這你可先讀申報出版的中國經濟現勢講話（要買增訂版的），接着去讀中國經濟情報社編的中國經濟年報第一，二輯，中國經濟論文集第一第二第三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的中國農村描寫，這幾本書，雖然紀述中國的現勢到現在有一些改變，但大致還是新鮮的東西，因為牠們完全是記的事實，

或現象的分析或速寫，所以並不很難讀，不妨先翻一遍。

讀了這幾本書後，不妨再把眼睛看看今日的世界。關這方面的書很多，你愛看那一國，就可以隨你的便。譬如你關心蘇俄的經濟狀況，你就可以讀五年計劃故事（吳朗西譯新生命出版），蘇俄五年計劃（譚炳訓譯建設會出版），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樊英著），你關心美國，你就可找美國的復興運動（王紀元著生活出版）看看，你關心整個的世界，你也可以隨便翻翻傅无退編：歐戰以來世界經濟大勢，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政策（葛喬編譯景山出版），一九三二經濟政策（鄧羣彥譯景山出版），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李一氓譯神州出版），世界經濟會議（張明養著生活出版），你如果關心中國貨幣問題的，你可讀章乃器著中國貨幣問題，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裏去？

啊啊！這類的書，真是舉不勝舉啊！慚愧得很，以上這些書，我不過信手寫下，原沒有經過嚴格的選擇的，但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妨害，我已對你說得明白，我並不叫你每本書都去精讀，我只是叫你隨便翻翻，或瀏覽一遍半遍啊！我還知道你並不能把這些書都讀懂，都融化到肚子內去，因為如果你都讀懂，那你就用不着再讀經濟理論的書了。我不過叫你擴大眼界，多多接觸一點現實世界。

這些書除開前面的幾本外，你並不必本本都買，到圖書館或朋友處借來看看就是了。如果你在報紙雜誌上，找得更新的材料，如瓦爾加的分析最近世界經濟的文章，就可以不讀老的。說一句老實話，我只要你對世界與中國的經濟現勢，有了一點輪廓，從這輪廓中，已認明讀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和目的在那裏，就要叫你一聲好孩子了。

不要被這些書目嚇慌了罷！不要看了這些東西頭痛罷！如果一時覺得這些東西頭痛，我還勸你暫時休息休息，等不痛時再讀，你要把你那個會想事的腦袋，好好訓練一番。孩子，你如果把三四個月，將以上的書翻一遍，有機會和三哥，或你的朋友們討論討論，將來再讀起政治經濟學原論來，你就會另有一種心情，事實會幫助你了解抽象的理論，你一定會孩子般的大叫道，「啊啊！一切原來如此！」你不會再感覺商品一章讀不懂，也可以少挨我幾句罵，說你是笨牛呢！

至於對於政治經濟理論的詳細的探討，將來我一定能夠滿足你的要求，無不細緻的來和你談，暫時且安心罷！不照我的話做，就一切拉倒！你怕不？

三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什麼

你的來信我一點也不驚奇，因為屈指計算起來，你該是有信給我的時候了。我對你很能相信，你不是一個懦弱的女子，你既然歸「正果」，來跟着我讀書，那是不會在三四個月內做不完我給你的工作的。你要求我來考你，那到不必，我已在你的來信中，知道你沒有騙我，你很有成績。你自以為這三四月只是「走馬觀花」，很感覺慚愧，那是你太看輕了「走馬觀花」。一個人的眼界最怕的是束縛在一個小圈子內，作學問也如此，讀政治經濟學更不能落此魔道。好妹妹！我對你說，我決無絲毫誇大的意思，我這樣的教學法是在大學堂的經濟學系聽不到的，因為那裏他不能管

得這樣遠，如果我這方法掣到那裏去用，也一定要遭學生的反對，覺得我肚子裏沒有學問，叫他們固意兜圈子。實則在作一門學問之前，一定非兜一個圈子不可，這猶之你要租一棟住宅，你不僅要看房子內部，你還要認明方向，考察周圍的環境，空氣，交通，小菜場等等不可，不然你會找錯房子。

讀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像看啼笑姻緣一樣，用來消遣的，你要讀它，你總有你的目的，是的，確定一門學問研究的任務是不容易的事，但最怕的是把它僅作書讀，離開現實生活，好像讀易經一樣。我們讀政治經濟學，我們不能違背我們偉大的導師卡爾·伊利契先生的教訓，他們是反對人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經典看的。政治經濟的理論，雖然看來是一種抽出了具體的現象的原則，但要知道這原則是從具體的實踐中抽出來的東西，

整個的政治經濟理論的系統，是從實踐出發；經過抽象的理論研究，結果又來用之實踐，改變實踐。那末，我們這些作小學生的人，也自然應該先多了解一些現實的經濟現象，再進而作理論研究，結果則用我們武裝了的頭腦，去解決實踐的問題。不然，我們首先就踏進抽象的研究，使我們一開始就印上了一個不好的印象，那會走不上正路。

你這三個月的兜圈子，却給你看了不小的世界大事，你的眼睛走遍了世界，看了世界上五花八門的現象，小之，你遊歷了中國的城市，農村，銀行，工廠，以及無數的經濟生活領域。這哪裏是一位小姐以前想得到的，今日你再走進先施公司買英國絨線，你的感覺一定比沒有讀過這些文章要不同一些罷。這長距離的旅行，你僅僅花了三四個月的辰光，你還嫌它不經濟，我真要說你有些不知足。

是的，你還不要性急，我們一步一步要走到卡爾先生的書齋了。你不要紅臉，那位大鬍子先生人很和氣，並不會謝絕我們，更不致對一個問道的女孩子責難。你現在有了這一點準備，是可以大胆向他老先生的書齋走的。

不過我們在走到他老先生書齋前，總應該對他老先生建立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是個什麼東西，有一個大體的概念，同時你要準備他放下眼鏡向你問道：「你們中國人，目前研究政治經濟學做什麼呢？」我們不能不心中有些成竹。

你看到這裏不要笑，我們今後工作是一步跟着一步緊了啊！

關於第一個問題的答復，我自然不能代你打好底稿，這裏我可以和你先談的僅僅是告訴你怎樣去做這答案的準備，順便附帶加一些解釋，使你

找材料時更爲方便。

你在作成答案前，我以爲你可以先讀下面幾篇文章：

一，萊渥鐵愛夫著大衆政治經濟學第一章：何謂政治經濟學，——它所講的是什麼。同時參讀政治經濟學講話（即上書的改寫版，張仲實譯）的第一章，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它研究的是什麼？

二，政治經濟學教程（張仲實譯）序論。

三，A·帕石克夫著：廣義政治經濟學諸問題（見新世紀第一卷第三，四期）。

這幾篇東西，都是對於這一個答案最正確最光輝作品，但我知道，你並不一定都讀懂。在我的意思，也並不要在目前就澈底了解牠們。因爲你到底還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入門生，你要求的答案並不要馬上做得怎樣

高深，淵博。我現在馬上介紹這些東西給你，也不過是給你流覽兩三遍的意思。

現在請你趕快翻開大衆政治經濟學的第一章來，這一章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幾節，我想你總看得懂的，用不着解釋，但你却不能因爲可以懂得則隨便跳過，了解這幾節是爲了解後面各節的基礎。第六節「生產與生產關係」這就漸漸有些難懂，你應該多看幾遍，尤其先要把生產力，生產關係這些名詞的概念先弄明白（張譯本寫得更好懂）。關於這節，我也不準備多說，因爲以後我們也許還有機會談到的。

第八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特別值得你注意，也就是我現在還向你嘍舌處。因爲這就是你要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的問題，雖然一個入門學生，知道得少一點，也沒有大關係，但不能一開首就對這門學問印

上一個不正確的觀念。

想必你也在哪裏聽到政治經濟學是「論資本主義發展與滅亡的定律」的科學這句話罷！你不是常常在三哥的書架上看見那比聖經還厚的三大本資本論麼？你也不是曾經問過，這三大本書裏面講的什麼呢？是的，這不用我來代答，現在你已得着了卡爾先生自己的答復：「這著作的最後目的，是在發現社會的經濟的發展法則」。這樣一來，如果稍微粗心一點，就容易誤解政治經濟學只限於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一旦滅亡，這門科學也就完了使命了。

這種誤解已經很有不少的人了，由這種了解的結果，一定達到要把卡爾，伊利契先生的理論弄得歪曲。雖然今日向你談這些，不免爲時過早，但我不能不順便交代一句，你將來自己自然會知道，我這句話的意義的重

大的。

不錯，卡爾先生的那部大著，確只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的發展法則，但卡爾先生不獨沒有說，政治經濟學只限於發現這一歷史階段的經濟法則，其他歷史中各社會生產制度都不歸政治經濟學研究，而且他之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明明是把它當作一個歷史階段，當作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組成部份而研究的。卡爾先生是一個科學的經濟學家，他知道，每一經濟形態，都有它的特殊法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各有它各自的經濟法則。政治經濟學不能是一種尋求任何經濟形態所共同的法則的抽象的東西，他不像那些神秘的學者一樣，妄想發明一種萬應金丹，行之百世而不變，他是科學家，不會這樣無意義的去濫費時間，他知道，那樣做法，那就把政治經濟學變為完全沒有內容東西，各個

經濟形態間的差別、特徵會一些兒也看不出。政治經濟學應該是「研究發展中的歷史上的各社會生產制度」，研究各個經濟形態的根本特徵，它的發展、滅亡，指出一個經濟形態與另一個經濟形態相互的關係，如何由一個經濟形態轉變到另一個經濟形態。

卡爾先生爲什麼單揀了資本主義社會來研究呢？

這是因爲他不僅是一個科學家，同時是一個革命者的緣故。在他生長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開了花，資本主義這妖魔已經支配到世界，全世界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正受着這惡魔侵害，弄得大家的生存都受到危險了，同時在這惡魔掌中的勞動民衆也一天天自覺的發出反抗的巨吼來。卡爾先生爲了大衆的解放運動實踐的要求，於是下大決心來弄清楚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滅亡的定律，因爲資本主義的滅亡對於大衆的解放運動有着莫大

的關係，所以他因了這動機，把研究資本社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實踐任務，不獨是實踐的科學者的行為，也正是一個革命者的行為。他哪裏只要人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法則呢！他哪裏肯把政治經濟學束縛在這一狹隘的階段呢？

也許還有人不滿以上的解釋另提出一種反駁：「在十八世紀以前，封建社會還有勢力的時候，資本主義的代表者為要求得自己的解放，不是也有他們的實踐的需要麼？為什麼他們沒有人來研究封建經濟？」「為什麼在資本論以前，沒有人出來著一本封建社會經濟學？」關於這一個詰問，艾思奇先生已有很好的答覆，他說：「十八世紀以前資本主義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的時候，他們的實踐需要並不在經濟制度方面，而在政治（封建特權）制度方面，他們對封建制度攻擊的主要目標，也就是那政治制度，

因此，在這種需要之下產生的是自由平等的政治學說，而不是經濟學。這當然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解放不是經濟的解放，不！資本主義打破封建制度的，也是以經濟過程為基礎的。不過這種經濟基礎是被更顯明的政治不平等的外貌遮蔽了，因為資本主義的胚胎，在當時的封建制度之內已經完全成熟，只待一打破政治的外殼，就出現新的社會制度，因此主要的障礙和攻擊目標也只是這政治的外殼。而經濟的問題在實踐上就不能顯露出來了。這就是為什麼那時便沒有研究封建制度的經濟學的原因。」

這一點弄明了後，我們話說回來。現在有人把單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法則這一段的叫做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把研究各種經濟形態之特性為任務的叫做廣義的政治經濟學，狹義的政治經濟學不過是廣義的政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份，這自然與卡爾先生的原意沒有什麼違背。

關於這方面的了解，我除開希望你精讀以上介紹的幾篇文章外，以後有機會時，還可隨時討論，現在我要你了解的，僅僅弄清白政治經濟學到底應該以什麼爲它的內容這一點，你看了以上的解釋，再讀完「何謂政治經濟學」全章，也許一個入門學生的知識已經具備了。

你會不會覺得我這封信寫得漸漸的乏味了呢？孩子！我希望你不如此，我是竭力在避免難懂的辭句，有些地方也還是沒有辦法的。你不要懼怕，一種學問，每每不免「起頭難」，這封信中的話如果還不甚了解時，那完全無妨，等到我們討論得久一點，自然會了解的。今日的課就這樣結束，你要準備答覆第二個問題啊！

四 我們研究的意義

我非常的高興你能夠對於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做了很充足的準備。你說，你能夠了解的總不免還嫌零碎、片面，不能成一貫的系統，這是很誠實的話，今天我想幫助你的就是怎樣將你所了解的各個部份，連結起來，像你六歲時，除夕晚上祖母給你壓歲錢一樣，一個一個的大銅錢，用一根紅繩子連貫着，我希望我這封通信能變成你的認識上的紅繩子。

中國人，今日爲什麼必具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呢？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特殊任務在什麼地方呢？

是的，你的了解已不錯，你領悟大衆政治經濟學第一章上有「政治經

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建設」一節，這就是蘇聯國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特殊任務，這可見你讀書的細心，至於我們，在政治經濟學之下應加上什麼呢？

我想，我一說出來，你馬上會雙手拍起來，原來道出不值半文錢。那下面應加上的就是「中國民族解放」六個大字喲！

中國民族解放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改變當前半封建的殖民地性的生產關係及其上部建築。這說出來不過一句話，但要把當前的生產關係說它一個三清四白，同時對於在這舊的廢墟上將生長起來的新的生產關係，發展的定律，也明明的找出來，你想，這是何等繁難，何等重要的工作，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在我們今日是何等的需要也真用不着說了。

因此我們要研究的一定不只是資本主義發展與滅亡的定律，因為統治我們的並不單單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謂半封建的殖民地性的生產關

係，是怎樣說的呢？這說來真是話長。簡單的說，就是這種生產關係非常複雜，中國目前的經濟的構造，是保有了各種社會的歷史的形態，這也不難了解，你是生在長江腹地的人，你到過北方，現在又在江南，你的腦子裏已能想出中國人在過着許多不同的經濟生活。最落後的地方，甚至於還帶有原始氏族氣味的生活，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雖然一天天在破滅，但仍保留在一些地方，最進步的工業，甚至銀行資本，又在大都市裏有了相當的發展，但這些進步的經濟形態，比起老牌的資本主義來，它又明確的另有它的特性，它是帶有依附國際資本，甚或變成了它的尾巴或爪牙的奴性的。這些形態，又並不是彼此孤立，一個一個都保有原來的形態，靜止的，使我們看得明白。恰恰相反，這些形態，是互相傾軋，融和，結成了一個網，有的只保存了形式，完全改變了本質，有的變成了不男不女的中

性，很容易使人看錯。本來，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一個時代，並不只存在一個經濟形態，純粹資本主義，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總免不了不平衡的多樣性，在錯雜中生長。不過別的國家，別的時代，沒有今日中國這般厲害。今日中國自己是在民族解放的歷史階段，而世界呢？又正值全世界大眾要求人類的大解放，並且世界上已有六分之一的地方，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經濟制度，政治經濟學上，也添了一個研究部門了。

我們真正適逢時會，生長在這歷史大轉變的過渡期，歷史的輪子真是轉動得太快，現在世界的變動，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人家的動，常常影響到我們。如果我們今日還像鴉片戰爭以前一樣關煞大門過日子，如果帝國主義者，也像公司中和平的商人一樣，知道禮貌，不強買強賣，我們社

會經濟的發展，也許還能循着社會發展的軌道，一步一步徐行，這樣如我們在蘇州的街市上，還可以斯斯文文踱方步，不現出上海走路的緊張像一樣。但事實不是這樣，不由我們慢慢爬，雖然你自己一點也不覺得，但你處處都受着世界波濤的打擊，各種經濟形態，社會建築，都在那裏跳舞。

是的，這種跳舞也還是有一定的舞法的，社會的跳舞並不是亂跳亂轉，像上海舞場叫做拉黃包車的一樣，但這步子的樣式和速度，過去我們都可看過，要研究它，就得出幾身老汗，換上幾件襯衫的。

研究這種複雜生產形態，不僅是中國學政治經濟學的人的任務，同時也是民族革命的任務。關於這方面你自然能夠了解，一切革命政策，不論是建設的，抑或破壞的，經濟的抑或政治的，都要對中國經濟性質有一個明白周詳的認識。錯誤的認識，產生錯誤的理論，錯誤的理論，決定錯誤

的政策，錯誤的策略，可以斷送民族的前途，那不獨是對於科學的不忠實，同時也是對於民族的不忠實。

關於中國經濟的研究，雖然已經是一種專門的學問了，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學生，在意識上却不應不明了自己研究的任務，即令我們只準備做一個學者，不參加實際的民族解放的工作，或僅僅在求得一點認識現實的工具，沒有什麼偉大的目的，而這一點點概念，也應具備。

那末，我們要研究的範圍，就不得不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們要了解帝國主義的侵略，了解套在中國頭上的世界各種經濟的環，這些環的變動，我們自然需要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充分的知識，我們需要研究資本主義發生，發展以及滅亡的法則。這就是你目前正在讀的政治經濟學原論。

第二，我們還要認識自己，你以為認識自己容易麼？以上已經說過，我們今日的經濟生活，是保有了幾個時代的形態之幾千百年日子，在同一時間出現。你覺得奇怪嗎？真是有許多地方，要令你現出駭異。

你要了解這些情形，你就得有對於前資本主義各種生產方式有相當的知識。我已經交代過，各個人類歷史階段，各有它的經濟特殊法則，你單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則，那是還不夠的，你不能用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則，去說明奴隸經濟，封建主義。你還需要研究各個形態發展的法則。你不要以為你不做中國經濟的專家，不管什麼中國的現實問題，你就可以不知道這些部份，即令你這樣做是對的，那你也仍然錯誤，因為資本主義也有它的爸爸媽媽，你怎能不知道它的底細而能認識清白它呢？

第三，我們也要了解時代的過渡性，由資本主義轉入社會主義這一過

渡期中的經濟發展律。這種變動現在不僅是開始了，並且已有了輝煌的發展，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間的生產關係在構造上與資本主義下的根本不相同，這裏既然產生了一種新的關係，政治經濟學就得研究它。我們研究它的心情並不只是對於未來的好奇，欣慕，並不只是因為我們要認清我們自己的圖樣，即令，僅僅泛然的了解今日的世界經濟，以及五花八門的現象，也得明白今日已成的「既成事實」。世界六分之一的地方，他們經濟發展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就站在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或學生的立場罷！我們都不能倔強的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陷於研究一個時代，一種生產關係，這樣狹隘的觀點，在蘇聯，一定達到妨害社會主義的建設，在中國一定把中國民族解放的理論，弄成歪曲。

這是我對於你進到卡爾先生之門以前，準備答復他老先生的那個問題的一點淺薄的意見。我的話是否真的把你的了解連貫起來了呢！這還難說。

關於這三方面的研究，我還得補充幾句，不然，你聽了我以上的話，也許會嚇得你的小腦子不安。你也許要疑我是把你當北平的填鴨，不管你的胃口好大，死命的將食物往你肚子內灌罷！

不會的。我重復的說，我只要你有一個概念，研究的中心你暫時可安心於第一方面。因為廣義政治經濟學說來還不僅研究生產關係和生產的經濟制度，同時也應研究各種足以影響經濟基礎的經濟政策（雖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偏重於生產關係，不是偏重於經濟政策），和由經濟所直接產生，給經濟直接影響的某些意識形態。因為我不能把你弄得太頭昏，

這些方面只好暫時在這裏提一提，等到以後或者再談罷！

在研究的順序方面，因為廣義的政治經濟學還在發展中，除開資本主義這一段有十分豐富的研究結果外，其他社會階段還沒有像資本論那樣專門的巨製出現，研究過去的東西，現成的指導書，初學政治經濟學的人還不易找得。還有不少的方面，現在還正待人研究，譬如中國經濟，不論過去的，或現在的，目前有人還當它是一個謎，具體的研究，在中國可以說還沒有開始。這些方面，我自然不能就叫你來做。但是，讀書的志向是不能不立下的，你也要把胸膛放寬大些，誰能說你將來就不能對於政治經濟學有一點貢獻呢！

至於研究的方法，你如果能讀懂了資本主義這一段，從其中那也就足以使你取得研究各社會的一種門徑了。這一段不獨是材料豐富，研究的成

續的豐富，同時也是人類過去的歷史中，最豐富的一段，已往的人生最可紀述一段啊！

希望你讀了這一封信後，更能定下最大的決心來，好好的歸依卡爾先生的門下，做他的一個好學生。

五 辯證法在這裏也有用

又是一個月不通信了，這一個月因為自己忙於私事，許多朋友的來信都沒有時間一封封的答復，因此，也把你的信久擱置了，今天稍微得閒了一點，整理未復信件時，發覺了你的來信已經有三封，幾乎每隔十天你有一次來信。我細細讀了一遍，我真不禁心花怒放，因為每隔十天後，你已不是前十天的你了，你一天有一天的進步。你說，你自己一點不覺得自己有進步，一來是因為你太急情，二來是自己本不易看出自己的進步。一個月內能讀完大衆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講話這兩本書，還不滿足麼？在大學的講堂內，這要抵兩三個學分，混一兩年呢。

我很滿意你這種自動的精神，自學比注入好，就是自學的人首先不靠別人，要等到有了問題時，才去找人解決。譬如現在你讀政治經濟學，如果你不自己去讀，你就不知道讀書的艱難，同時你找不出問題來，你不要以為你到處覺得有問題，感到難為情，實則你要知道，能提出這些問題來，也夠我喜悅了。

「萬事起頭難」這是卡爾先生告訴我們的，你現在把大衆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講話蠻讀了一遍，能夠領悟大半，已經不是容易的事。你說，你現在最感困難的還是商品的那一部份以及整個理論的構成的聯系，缺乏貫通的了解，這是很自然的，是一般讀政治經濟學的人必經過的階段，不是屬於你一個人的問題，我又要重復的說，一個教師給學生最大的幫助是啓示，指引，和隨隨便便的傾談，不是逐句逐段，死板的講解。我

最不怕麻煩學生的夾纏，我最不討厭朋友們會心的漫談。

說到你要對商品的一部份以及對政治經濟學有整個體系的了解，那明顯的是你還要多讀幾本原論的書，按照卡爾先生研究的順序去理解，你說你以前翻過河上肇著的經濟學大綱，現在想再看一遍，我完全同意，我不是說這書沒有缺點，但你手邊現有這本書，在了解政治經濟學系體的輪廓這一點上你還可以看它，不過你的疑問中實在已觸到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問題了。這部分東西那是更難讀懂的，你已經經驗過，在普通教師，或大學講壇上，在你這樣的程度時絕不會教學生就去讀它。因為這會惹出更大的麻煩，不過在我要和你繼續討論政治經濟學中各個問題時，不談它又覺得沒辦法，這怎好呢？我想了很久還是決定提前在各個具體問題中來談一點方法，好在你現在對新哲學已有了一點基礎，這倒給了我說話的很多方

便，而我們的通信又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的講學，而是半瓶醋和毛丫頭隨便的私談，就是話說得有些不入學者名流之耳，將來公開出來，那也並沒有傷我們的臉面，就亂談起來罷！我並且根據自己讀經濟學的半點經驗說，在我沒有弄清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以前，我真一時被卡爾先生弄得頭昏起來。我現在雖然還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小學生，我想，如果天下的政治經濟學教師能夠在講解中，同時說明卡爾先生的方法，那一定可以使學生子更聽得入耳。想不到現在自己先來試試了。

爲了要你更專心起見，我並不要你多在這方面用心思，也不必馬上就找方法論的專書來讀，暫時讓我們隨便談談，略微探得一點影子再說，好學生！這樣一來，你又可以溫習你的新哲學一遍了。

這是說到你的家裏去了，我的女哲學家，你知道整個的宇宙間，無論

自然界，或人類社會，與人類的思想，並不是如一個醉漢眼睛中看出的那樣顛倒雜亂一團糟的現象，而是各自有各自的發展定律的。認識這些定律早就有人發現了一致的科學方法了，那就是現在的所謂新哲學或稱辯證法唯物論，也許你要說那好了，這自然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了。不錯，就一般的說，它是最基礎的方法。不過單單了解了這方法却還不夠。因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在發展中的歷史的社會生產制度的科學」，它是屬於社會科學的家門，唯物論辯證法，用到解釋人類社會方面去，就發展成了史的唯物論，史的唯物論是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方法，所以又要了解它才算對政治經濟學的大門，取了一片鑰匙，我們可以自己去啓那張緊閉的門。

既然如此，爲什麼又有什麼叫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呢？那是因爲政治經濟學又與其他的社會科學有許多特點，這些特點產生了政治經濟學的

特殊方法，換一句話說，這特殊的方法，也不過是史的唯物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一種應用。好了，好了，這類教書先生的話，我馬上要帶住，不然會變爲講講義了。我不過告訴你，所謂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並不是一種神秘的奇方，原來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這一學門裏，還有許多小門，各自還有特別的鑰匙，你明了這一點，就一切大吉。

現在我要做的工作，是指點你，使你曉得辯證法唯物論，史的唯物論，如何應用到政治經濟學方面各點，使你取得這片鑰匙，我想，我只要隨便在旁點破點破，你就不難領悟政治經濟學上的許多大道理。在目前，實在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爲你能在這裏，碰到了你的哲學的應用，一定會引起你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積極性罷；許多人讀不懂政治經濟學，尤其是讀不懂商品一章，大多是缺乏新哲學的素養，我很欣快，你却是有許多

人沒有的良好的條件。

是的，學問的興趣也就常常在這關聯處，譬如以前你讀哲學，是想不到會與你今日讀政治經濟學有這樣大的關係。你以前對於宇宙的了解，發現宇宙萬物並不是一個不變動的東西，宇宙並不是已經生長夠了，再不會生長了的東西，恰恰相反，它本身就表現是一種過程的綜合，實際上是由不斷的產生，成長，滅亡的軌道在發展，並且發展是永無止境的，因此，我們在辯證哲學中，達到的結論是世間沒有永久的，絕對的，神聖的真理。一切現象都是不可避免的歸於滅亡，一切都逃不出發生與滅亡的過程。當時我們讀了這些理論，雖然心服，却不知道它到底怎樣重要。現在我們來讀政治經濟學，我們才知道這些話是我們認識的最基本的前提。

我們如果承認世間沒有永久的絕對的真理，承認萬物都是逃不出發生

與消滅的過程，那末一切科學也無疑的是歷史的科學（這一個名詞，請你特別注意），是要受時間限制的。政治經濟學自然不應是研究一般永久的定律，適合任何時間的各種生產方法的共同的定律，因為我們並不要把它神秘化，把它變成一本聖經。政治經濟學只是「從它的發生，發展以及滅亡中去研究一個特定社會的生產關係」，就是只研究具體的經濟現象，研究一個一個歷史階段經濟發展的具體特點。譬如卡爾先生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說罷。他只是研究資本主義是怎樣從封建制度的廢墟裏生長起來，怎樣的發展，隨着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漸漸增大，達到再不能一致了時，又怎樣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潰，滅亡，代替它的又是一種什麼東西。他發現政治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找出的定律不獨不會是永久的，也不會是不變的。

你也許要說，這是很容易了解的，這有什麼稀奇呢！這已成了現在我們的常識了。不錯，我極希望整個的政治經濟學都變為大眾的常識，但目前並不真的如此。你因為懂得一點新哲學的人，聽了這番話所以聽得入耳，並且這幾十年來，卡爾先生的學生，對於他底先生的學說有了不少的解釋，所以覺得容易了解。但在有些人却多不是這樣看，主張維持舊社會制度的人，總是把那一個舊制度看做永久不變的東西，譬如在政治經濟學中就有資本家的學者拼命的為資本主義的關係辯護，極力想法設計證明它永久不變，這猶如你那位祖母一樣，當你在小學畢業後，你的父親不再送你入中學時，她道，孩子，你的祖母，母親，大姐都是沒有讀書的，女孩子家又不要考狀元，再多讀有什麼用呢？她把女子無才便是德那句話企圖着永久化。因此，政治經濟學就分出了派別，分出真偽。你想，只要一個認

識的前提一不同，那結果是會何等的遙遠啊！

這裏我還可指點你一句，我們不是常常說麼，一個人的宇宙觀的不同，可以影響他對萬事萬物的看法，在平日我們不覺得它重要，在這裏，你就想得到這是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我們真是天幸，在初學的時代就找到了卡爾先生這樣偉大的導師的門檻，使我們不上那些精神騙子的當。但是，我們僅僅具有一個概念是不夠的，現在有好多出入卡爾先生門檻的人，還在企圖把政治經濟學局限於研究資本主義，大喊政治經濟學的滅亡，結果有意無意的在教人忽視今日社會轉變期的經濟現象，新社會經濟（社會主義）的發展法則，使資本主義也永久化，這我們誠不能不特別注意。

好學生！這封通信是足夠你細細玩味的，我雖拉雜寫來，但我覺得對

於一個人開始研究一門科學前應該有的討論。在你或者是極平凡的，但真理却常常就在平凡中。你如果能把握住了這一點，我們今後討論到其他問題時，那就諸事順遂，無甚難解處了。

以外還有幾個辯證法唯物論上的基本法則，也還得拏到政治經濟上來談一談，但這不是今夜可說完的。你不感覺太枯燥嗎？如果覺得有些疲乏時，我勸你同時看一點文學書，或和你那小姪女玩一回皮球，吃一個巧克力糖恢復你的精神。

六 續談幾個辯證法的法則在這裏的應用

我記得我曾經和你的玲弟說過一回笑話，他有一次問我，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我知道，這種一個問題，對十一歲的孩子是不能說得清白的，我只揀了一些矛盾的事實，給他大笑了一頓。那時剛剛大伯棉紗生意折了本，因此我就藉那機會把今日市場上許多荒謬行爲講了一遍，弄得大家都感覺興味，覺得今日號稱文明的人，實在說來，也未免都是大傻子，現在我回想起來，我那次的談話只不過說出了資本世界的一面，我只挑了矛盾來開玩笑，實則這荒謬世界能夠成爲荒謬世界，不僅僅是只有矛盾，同時也時時刻刻也在解決矛盾，表現矛盾的一致，每個矛盾的存在，同時

有另一個矛盾的存在，是彼此依靠的，所以牠們的發展總是一致的，又是差異的。

今天我到又找着機會來和你談這一個問題了。本來這是一個辯證法的根本法則，你知道得很清白。某一個物體在某時候是某個東西，同時又是另一個東西。一切實際過程的內部都有矛盾，有矛盾就有運動，運動就是過程中矛盾的發生和解決。矛盾不能單個的來看，在運動中來了解矛盾，絕對不能忽視矛盾的一致性，不然就只能是用在講笑話，並不能了解運動。

一種運動的過程中，矛盾是否是永遠循環的呢？運動如果取的是打圈子，那只是機械的運動，不會前進，所謂過程中的運動是向前推移的，那末，矛盾的一致雖然不斷的發現在這運動中，但矛盾並沒有真的解決，却

完全是相反的，矛盾總是越來越大，向着兩極化，結果總有一天，爆發了不再繼續聯合。

卡爾先生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現象，是把它作爲一種歷史的運動看的，他看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完全是取的辯證的發展的道路，他找出什麼是最基礎的矛盾，他繼續找出這社會內這些矛盾的發展，怎樣向前推移，到它兩極化。所以他能斷定資本主義有一天必然達到滅亡。

你不是一開首讀政治經濟要就碰到商品這一章麼？資本主義的秘密，實在就包含這裏面。卡爾先生就在這裏面找到了資本主義矛盾的胚胎，在商品一章中，你馬上碰到使用價值，交換價值這類名詞，並且還說商品的矛盾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你說，你讀到這裏，用盡了心思，還想不到，這是因爲我們生在商品世界，商品世界的現象看得太多了，覺得

這是當然的事，用不着去花腦筋的。如果我們也像孩子一樣，對無論什麼事都問一句「爲什麼是這樣？」我們就會發覺許多問題不容易答復，要對孩子慚愧的。

譬如我們常說，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是無政府的，這句話是真理，今日工廠中的工人，他每天把同樣的貨造出千千萬萬，鬼知道這些東西賣到什麼地方去，有不有人要，就連最會做買賣的胖經理，大肚皮廠長，也不真的曉得這批貨色一定可以賣出去，這不僅是某一個工廠的主人和工人是如此，是天下每一個工廠主人和工人都是這樣。各個老闆都想發財，各人弄各人的，但我們的日子也還能過去，今日的世界並未全被布匹塞滿，我們每天也還不缺乏日用的東西用，這中間是有一種理由的。

因爲我們有市場交換。

就隨便拏這本韜奮先生編著的高爾基說罷！在書店的櫃台上它是一件商品。書店把它印上兩萬部，難道是書店主人生了四萬個眼睛麼，不，明顯的，這東西對他並不需要，他所注意的是這東西可以買銅鈿賺錢，換一句話說他注意的是交換價值。

至於愛慕高爾基的人呢？卻要求的是讀這本書，正如我們跑到米店買米一樣是爲了消費。這些人所注意的是在它的用頭上，換一句話說，他們注意的是使用價值。

這兩種人明明是站在兩極端，彼此不一致的。如果不想出一個法子來解決這矛盾，天知道，世界會變成怎樣！

但你不必擔心，這種矛盾在發生時就找到解決的方法了，那就是交換，生產者把商品過渡到消費者這矛盾就解決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秘密都

藏在這裏。我們要知道，人類的的生活，如果一天大家都停止了勞動，那會變為全不能想像的事，今日我們大家的生產，即令在我們自己是爲了自私自利，但因為交換的結果，我們用下的勞動，在不知不覺中也幫助了人家，所以勞動還是社會性的。不過，這裏天大的矛盾是在這些東西的生產是歸私人所有。所以在一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就是勞動的社會性與私有財產的矛盾，個別私有者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利益的矛盾。這矛盾雖然在資本主義的過程中，靠交換去解決，但它並不能真的解決、消滅這矛盾，並且一天天在擴大這矛盾。

話說回來，你也許要問，「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矛盾的一致我們曉得了，但這兩種價值矛盾的兩極化，矛盾的聯合的破壞，可以告訴我嗎？」

我要說，政治經濟學上已經告訴你了。你不是對於價格和恐慌還提出過問題麼？商品在形成價值形式的時候，這矛盾一致就發生了兩極化，一件商品的價值全不拏它本身的有用沒有表現出來，而是用另外一種商品，或貨幣形式表現出來，商品的價格是由幾元幾角幾分表現出來，好像這與使用價值完全無關似的。

但是，這時還只是矛盾的兩極化，矛盾的暴發還未發現。一到恐慌的時候，商品的使用價值失掉了價值，無數山一樣的商品，變為沒有人需要的東西（請你注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需要」是要用洋鈔換取的，沒有人需要，是大家沒有洋鈔買，不是忽然大家都不要麵包吃了），商品在人們面前，消失了商品本身價值形式。這時，商品與商品所包含的價值間的矛盾處於絕對的矛盾。

是的，以上不過是略舉一個例子，從研究商品的這種矛盾上，我們還會碰到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社會必需勞動與個別勞動間的矛盾等等。你跟隨這一個例子去進窺商品全章，不難了解這一個辯證法的法則在這裏所起的作用。

我們單單曉得運動是由於矛盾，我們還不算真的了解了運動，矛盾的發生和解決是怎樣使物體運動與變更呢？矛盾展開的形式是怎樣的呢？這我們還得溫習數量與質量的法則。

你知道我是不願在哲學的方面多說話的，但爲了要使你將這一法則與政治經濟學聯繫起來起見，似乎還不能不提到這些寥遠的話，關於數量與質量的了解我希望你有更深刻的認識。現在我提到的，那不過爲了我的方便隨便搭上的罷了。

辯證法講過，物體的變更有數量上的變更，也有質量上的變更。同時數量的變更與質量的變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在物體的發展過程中，由數量的變更發生新質量，即一質量代替另一質量。沒有舊的數量上的變更，就不能有一切質量上的變更，突變不是神蹟，只是從舊質量產生新質量，另一面，我們同時要記住，沒有質量的變更，那也就不能有數量的變更，因為一切的漸變，數量的變更，遲早要達到「漸變中止」，歸結到突變的，我們不能單從數量或質量一方面去觀察事物，質量與數量我們要合併起來看，雖然辯證法認為質量有第一等的主要意義。

這與政治經濟學有什麼關係呢？

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不同之點，就在前者只從數量方面研究政治經濟學，而忘掉質量方面。後者雖然同樣不忽視數量

方面，但同時承認數量與質量的一致，並認研究具體的質量方面有第一等的意義。

我們常聽見這類笑話。資本主義經濟學者把原始野蠻人與現代資本家並爲一談，以爲他們只有數量上的差異，原始野蠻人有木棒，石頭，現代資本家有機器工廠等，不過數量上不同罷了。他們把資本的屬性故意弄歪曲，證明資本是與人類俱生的，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也應永遠的存在。

由於這種觀點，就一定達到否認質量變更的必然性，否認突變。資本主義學者反對革命的突變，就是根源在此。

卡爾先生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一面說「價值是一件物品交換另一件物品的關係，一種生產品的一定數量交換另一種生產品的一定數量」。同時他又說「交換價值是應該是表顯某種本質的方法，和這些物品不同」。

他以數量與質量的一致爲基本，解釋數量怎樣變爲質量。

卡爾先生研究貨幣，他指出貨幣在一定的數量內並不能稱作資本，由貨幣變爲資本是貨幣數量方面發展變到新的質量。我們如果把伊利契的帝國主義論和資本家走狗們的超帝國主義論並讀時，你又可以了解由於數量與質量的觀點的不同所得出怎樣不同的結論。

再，事物在發展中不僅把矛盾展開了就算完事，並且還要解決矛盾。辯證法告訴了我們，一件事物的發展從肯定到否定，又再到否定之否定，原有的矛盾才解決。在否定之否定的新階段上再發生新矛盾。否定之否定的法則是表明舊矛盾的解決和新矛盾發生。這是一件事物的辯證的全過程。

在政治經濟學上，它自然有重大的意義。卡爾先生在資本論中就用了

這定律來說明資本主義發生與滅亡的全過程。

艾思奇先生曾經這樣解說過：「資本主義的萌芽地是封建社會內的小手工業生產，在小手工業生產中，勞動工具是屬於勞動者自己的私有。資本主義成長起來了，小手工業漸漸過渡到工場手工業和機械工業，龐大的機械，不是勞動者所能有的，勞動工具於是落到資本家手裏，這叫做生產手段的剝奪，於是勞動者的私有被否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就在這否定的階段上正式成熟，接着資本主義發展起來，資本家的私有和它的社會生產形成了激烈的矛盾，結果把資本主義倒壞，以前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生產手段，又回復到勞動者所有之下，這叫做『剝奪者之剝奪』，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生產工具在這一階段回復到勞動者手裏，但並不是回復到小手工業生產時代的個人的私有而是成爲社會的公共財產了。」

艾先生在資本主義的分部發展過程中，也用例子說明過這一定律，他說：「就生產的過程來說，從生產到再生產，就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生產之後必需有流通，這就是流通否定了生產，流通之後就接着再生產，再生產否定流通，這就是否定之否定。」

別人的話已經引得太多了，我知道你會發生厭煩的心理的，但請你不要笑我在班門弄斧，我極端的望會弄斧的小姐能把自己的斧運用到政治經濟學上去，好在卡爾先生，伊利契先生已給了我們很多的教訓了，聰明的你是不會不能理解，那末，我這回重述人家的閒話，你不以為是多事嗎？

七 略釋抽象法

我在寫這封通信時，真掩不住我心頭的喜悅，想不到我給你的第六封信到能使你感覺特別的興奮，我在發出那封信後，心裏就一直的在擔心，想到那些哲學上的話，會引起你的厭煩，想到因為自己要顧到每封信寫的不過於長，所以那封信沒有寫的細緻，不能用形象來解釋，我非常後悔我的潦草，不該隨便發出，而現在正得着相反的結果，我雖也過望的欣慰，但我決不僥倖我這種成功，而忘記自己的缺點。你能感覺特別的興奮，我在你這封通信中，了解的很清白，是因為你很能運用思想，你的頭腦很會活動。你說，你讀完我的通信時，你一個人沉思了半日，把我說的話和前

後看過的幾本政治經濟學上的話聯繫起來，你作了一回長久的回憶，起先雖覺有些茫然，但你越想你就越覺得辯證法的奧妙，卡爾先生學說的精緻，於是心境大有不同，好像一個得道的人，學到了什麼，你這些話，雖然你自己也說有些近於唯心，並且還引起三哥大笑過，說：「這孩子入了迷，又在說瘋話了！」但我們卻特別重視你這種「瘋」態。我不承認你把這種心理過程當做是唯心，我還要告訴你，「入迷」並不見得都是壞事，男女相愛到入迷，正是愛的深化，對一門學問如果不能入迷，那你決沒有忍受過程中的一切艱苦的毅力，我們平日看見不少的科學家，對日常事務現出許多傻裏傻氣，但我們總越覺得他可愛，所以在某種條件下的入迷，反是可稱贊的。

你以為我這些話白白的佔去了一張信紙了嗎？不的，我要這樣囉囉，

是我要你繼續多沉思，回憶，多用腦子，多使自己的思想活躍，因為我們討論的問題，一天天已經不是我用口可以使你明白的，大半都要靠你自己的腦子去思索了。

你很爲卡爾先生的思想週密吃驚，這很有理由，你說你要從政治經濟中去探討卡爾先生的思想，我同情，現在已經是你運用思想的時候了。

你不了解「卡爾先生研究資本主義爲什麼要先從簡單的商品經濟開始？既然說過純粹的資本主義在事實上並不存在，爲什麼在研究資本主義的基本定律時，又要用純粹資本主義？爲什麼在研究商品時不談勞動力的買賣，不談資本利潤？談價值時，不談市場上供給需要的擺動？談資本與剩餘價值時，我們裝做不曉得利潤平均化，不曉得所謂資本家是包括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及貨幣資本家的？」卡爾先生爲什麼要是這樣呢？這

種研究法真要把我的腦子苦壞啊！」

哈哈！聰明的孩子！這些疑問是差不多一切初學政治經濟學的人都要發出的，在上兩次你的來信中，我就發覺你正對這些疑問發生苦惱。在我們當時雖然明明曉得你苦惱的根源，但爲了不想把每一次的論點弄得紛亂，因此故意將這些問題壓下，現在卻不能再使你苦惱了，因爲你既然對上一封信發生過興趣，腦中又十分在要求解決卡爾先生的那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法子，現在來和你討論，你是有資格來聽我的講的。

請你一點不要性急，不要氣我不馬上接着來解決以上的問題，好妹妹！我覺得我們碰到了一個難題，最好的解決方法，不是由別人直接說出，而是我們自己經過思攷得到。現在我要問你，這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樣龐大複雜，這樣矛盾奧妙，我們現在丟下卡爾先生的方法不管，我們

怎樣來找出它的發展與滅亡的法則呢？我們如果用肉眼可以看到這種「秘密」，那到容易已極，我們只需要旅行世界一週，就什麼都得到了。政治經濟學那也變爲不值半文錢，只要籌到幾千塊錢旅費的人就可以變爲一個政治經濟學者了。不！你知道沒有這種容易，如果僅憑肉眼，那會弄出大笑話來，中國留學生就慣會誇獎資本主義社會的日子好過，開口法國，閉口意大利，他們也並不個個都是混蛋呀！只因他們看到的不過人家一點外表的現象，就把它當作寶貝罷了。

不說這些闊少的留學生罷！就拿一位很有能力的觀察家說，他能同情弱者，他的態度客觀，他忠於真理，並且不辭勞瘁，勤於收集材料，探訪社會各方面的人物，細心比較，研究這一被訪問的國家，但他最後寫下的結論，至多也不過記出事實百分之三四十，他對於這一國內的社會爲什麼

會變成這樣，這是根據什麼法則發展成這樣子的，也一定都說不明白，至若要把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滅亡的定律都找出來，那更不要說是不能，我們容易找到的只有具體材料，法則却待人經過人類的智力活動才能獲得。

怎樣才能從一個社會各種各樣的實際情形中而發現它內部的定律呢？如果研究社會也能像你的二哥分拆地質一樣，把一個社會拏到實驗室去實驗，那倒也容易了。可惜的是世界上可以算作社會的實驗室的就是世界。這裏的研究過程却比自然界的過程表現得不知多少倍複雜，決不是用顯微鏡，化學藥可以奏效的。

這裏自然需要另一種方法，政治經濟學就用了抽象法來代替了實驗室的經驗。所謂抽象方法是怎樣一回事呢？如果照字面的解釋那並不難懂，

就是複雜的現象中，把混雜的部份拏掉，只留下比較一般的，簡單的，去掉一個現象有異於別一個現象的特點，如此罷了。這好比一個大盆子中，裝了沙、米、麥及黃豆、綠豆、蠶豆、川豆等，我們將不同類的沙、米、麥拏開，只剩屬於同一類的豆子，一樣的簡單明白。抽象法的目的，是想去研究過程中，把複雜的關係，先弄得簡單一些，認清最基礎的部份，然後以便一層一層進到複雜中去，這好比一個懂建築的人，他看一棟房子，不只是看外表，他先看地基，然後考察這屋子的架子是否水泥鋼骨築的，再進而看房屋的構造，門窗的裝飾等；這又好比一個畫家，現在欣賞一幅多色畫時，那顏色的多樣的美，絕不使他眼睛昏花，他知道這顏色是一層一層加上去的，什麼是第一道的顏色，什麼是後來一層層加上去的，在他的腦中，他可以想像出這色彩配合的過程。

這些比喻自然所含的真理很少，我引用它，只不過想幫助你對抽象二字引起一種輕快的感覺。實則抽象法並不能如上面所說的那般簡單，更不如比喻中那般機械，卡爾先生政治經濟學中所用的抽象法，更不是這樣空洞的東西。如果我們只從許多種生產關係的形式中去掉甲與乙，甲與丙等的異點，抽象是誠然做到了，但我們所留得的東西，一定是一種極稀薄的一般的生產，對於我們所要求了解的一個歷史階段的特點，並不能告訴我們什麼。那末，這種抽象法又有什麼用呢？

我們要時時記得，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不能忘記辯證法與歷史唯物論的。我們研究一個現象，是指着社會發展某個階段中發生的現象，並不是抽去時間，空無限制的玄談，卡爾先生說得好，我們談到生產時，就常是講社會發展某階段的生產，當政治經濟學去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的發展律

時，抽象法是用它在現實現象的各種複雜形態中，找出最基礎形態，找出它的特點。

但是怎樣方能找出這一個基礎的東西來呢？

現在我想使你更容易明白卡爾先生政治經濟學中所運用的抽象法起見，在這裏先倒過頭來說罷：現在你不要管卡爾先生，假定你用你自己的智力來分析當前的資本社會，你應從那裏開始呢？你也許要說，自然是先從構成現代社會的兩大階層，資本家階層，勞動者階層開始，弄清了這一基本的構造，全個社會的鬼把戲就了如指掌了。這話對的，但我要進一步問你，要怎樣才能了解這兩大階層呢？他們的物質基礎又是什麼呢？現在假定由我代你答道，那又需得先把資本，雇用勞動等等要素弄清楚做前提不可，這些東西都不了解，那是不會了解什麼是資本家階層，勞動者階層

的，如果我再進一步追問你，要怎樣才能了解資本呢？它的前提又是什麼東西呢？我答道，我們還非得先了解貨幣，商品不可。我們這樣一層層的追問下去，我們今日已得的結論是構成現社會的細胞的就是「商品」這種寶貝。商品既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那末，我們要了解這一個複雜的有機體，就非得先了解這一個細胞不可。如果我們再把以上的次序倒過來，我們就發覺政治經濟學它從商品研究起，不是無緣故的。卡爾先生首先抓住的研究對象是商品，並且還不是馬上從資本主義商品開始，而是從簡單商品開始，他看出資本主義的胚胎就在這裏，這是資本主義商品未發展的形態，他在研究這種簡單的商品時，他把一切煩雜的規定都捨了去，他抽出勞動力的買賣，抽出資本與利潤，爲什麼他要抽去這一切呢？這是因爲簡單的商品經濟並未發生勞動力的買賣，並未發生資本與利潤的現象，

但這裏却已包含了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如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個別的佔有與生產社會性兩者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發展的結果，從價值過渡到價值形式，再過渡到貨幣，過渡到資本。我們看出政治經濟學上所用的抽象法，最初是由最簡單的一方面作出發，輪流去研究種種方面，到最後，才把已經研究明白了的各方面，綜合起來，當做一個多面性的統一物，去理解我們研究的對象。

說到這裏以上你提出的疑問現在可以在這裏答覆了，實在也可以說，如果你理解了卡爾先生的抽象法，這些問題是用不着再答覆的。爲什麼先從簡單的商品經濟開始呢？這是因爲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登場的前提，沒有簡單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是不能想像出的，這是資本主義發生啊！爲什麼在研究資本主義的基本定律，卡爾先生要用「純粹的資本主

義」呢？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佔支配地位的生產，我們如果能夠找出它那種種支配現代社會的法則，能夠說明它的發生發展及死亡的法則，那末我們利用那種說明、及研究方法，同時我們對於其他殘存的生產關係的認識及發展的根本路途，也就可以通曉了。研究商品的開頭沒有談勞動力的買賣，前面已略說過，但等到談到剩餘價值時，這抽出了的勞動力買賣是重新出臺了的，等到談到剩餘價值的分配時，以前抽去的商業資本家，貨幣資本家等也登場了。這裏我雖然祇舉出幾點來說，你也就可想到，政治經濟學上所用的抽象法，並不是任憑誰的意思抽出什麼來，捨掉什麼去。它是從具體的現實作出發點，從較抽象的走到較具體，結果仍復回到具體，所謂抽象，雖然乍看起來，不是具體的，但它却是反映着具體。我們在開始觀察社會時，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是一個混沌

的表象，但是一旦經過理論的加工，經過抽象的蒸濾過程，現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雖然複雜，但有條理可尋的社會，我們已能把握這一社會建築的鋼骨了。

是的，這裏我還可用一句你熟習的話說，這在新哲學上就叫做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這是認識具體現象唯一的方法。

也許這一大篇話還不能完全使你對政治經濟學上的抽象法得到明確的了解，這雖然是我的無能不能說得比這更明白，這一部份東西，又無法拏出更有趣味的例子來，好在我已對你說過，我口說的總有限，根本還是要你用腦子，並且這種方法本身也是要經過一種思想路程的，你要了解它，也得經過你自己的思想的路程。

怎樣把握這一方法呢？最好的法子是多找解釋卡爾先生的學說（指政

治經濟學)的書讀，在他的應用中，去理解，同時也在自己的腦子內造成一個抽象法的思想路程。我們要知道，一切的科學要不過過人類的腦子的活動，不經過思想過程都是不成功的；社會科學，尤其如此，抽象法的「抽出」，「加入」並不能像自然科學的實驗過程一樣，是在實驗內去執行的，它仍然在人的腦子裏，腦子可以說就變為抽象法的實驗室，但你切不要誤解，這會推翻「存在決定意識」的真理，不，政治經驗學中的抽象法，不是隨便的聽憑我們腦子的胡鬧，而是從具體的實際中作成的。

我亟希望你去翻一翻資本論的目錄，再把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及許多解釋資本論的書的目錄對一對，對於卡爾先生的研究順序，過細的沉思兩日。固然，初學的人，不必太顧到這種研究順序，但爲了使你從整個政治經濟學(指狹義的)的體系中，認明卡爾先生的方法起見，却不妨叫你先

了解一個大概，許多人讀書不看目錄，實在是一大錯，實則一個人讀無論什麼書，讀完序文後，應該精讀目錄，讀完全書後，又應該重讀目錄，卡爾先生書中的目錄尤爲重要，這裏的秘密我也不想先來說穿，橫豎你會自己找着的。

你問我，現在應讀什麼書呢？我的答覆是，你家中所有解釋資本論的書全拏出來，把商品一章都讀它一遍，你不要以爲這些書說的話大致都是相同的，沒有什麼興趣，是的，這一點，我也能夠替你想，但知識每是從溫故中得來，也許你在甲本書上碰到的難題，不知不覺中在乙書上能夠獲得啓示。在今日，你還需要這樣比較的讀，也許比讀一本書，死讀不懂，死不肯另翻一頁倒是最合理的方法。

八 也少不得史的唯物論

聽說你在前幾天碰見了你的舅父，他看見你在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並且還教訓了你一頓。我對於你這一次碰釘子，倒很感覺興趣，我聲明我不是幸災樂禍。

照理講，他老先生在大學教了十年的經濟學原論應該不與我們這些孩子作對頭了，可惜的是他的陳見太深，他太把學問和實踐分開，所以弄得他永遠只能在俗流經濟學的泥坑中打滾，不能像河上肇氏一樣，也走近真理方面來。雖然這一切已對於我們無大興趣，但想起他對你說，「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只是在抽象的假設的社會裏了解一切經濟現象，害怕接觸具體

的社會經濟」一語，覺得很有意思，他爲什麼反說我們不敢接觸具體，和什麼「假設的社會」呢？這是很有根由的。

因爲俗流經濟學者所看見的社會，只是單個的人的行爲，看見的社會經濟只是單個經濟私有者的行爲。所以他們一面只有數量的觀念，而無質量的認識，對於社會的了解，也完全只注意到各個人。資本主義社會的貪婪，他們完全歸罪於人心不好，人心不古，並不去追究這種貪婪的根源，他們說要改造社會，先得改造各個人，改造人心，不知道恰恰要倒過一個頭來，人心的好壞却完全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結果，不是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一旦實現後，人們停止了個人財富的追求，因此榨取他人勞動以及無數欺騙行爲都在個人頭腦中消滅了，這也並不簡單的是那時代的人道德比現在人高，而是滿足自己消費的物品的佔有失掉了意義，個人性質也改變

了。

因此，在你舅父腦中所幻想的社會不是一個有特別質量的整個社會而是簡單的由個人集合的組合物。他自然不承認社會決定單獨個人的意志和行爲，反是單個經濟私有者的行爲與意志決定社會的定律。他於是打笑我們，說我們所認識的社會是「假設的社會」，他的意思自然是說，這在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他所想到的那些簡單的個人的集合物。他那經濟學所注意自然是單個私有財產者的經濟，這些老闆們經營企業的意向，不是客觀的社會生產。

我爲什麼要在這裏扯住你的舅父的衣袖呢？這不是和他老先生開玩笑，而是他的話確有幾分詭辯的力量，一般只看現象不管本質的人，會以爲他說的話都是真理。自然，我不會相信你會聽他的話，但我們要進而討

論到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些問題以前，正需要對非科學的社會觀作一回清算，不想你的舅父剛剛湊巧，他變成了我們的箭垛，這真有些難為他老人家呢！

可敬的姑娘，你雖然對於新哲學已有相當的研究，但對於社會觀到底怎樣，我也有些不明白。你知道，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不僅反映了唯物論辯證法，同時也必然反映了史的唯物論的。過去在你提出的疑問中，實在有不少的問題是因爲沒有把史的唯物論聯結到政治經濟方面裏來，所以才生出的，現在我們把辯證法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反映約略的討論過後，接着我覺得有請你對史的唯物論重溫一遍的必要。我是一向只知道說老實話的，如果你的修養還不夠時，也還得請你對這門東西下一些工夫。如果已經有了基礎知識了呢！我們也不妨在這裏順便提

它一提。

史的唯物論者，一定反對你的舅父的觀點。他首先承認社會只是一個特別質量的整個社會，爲社會一員的單個人，雖然是全社會的一部份，但社會實在大過全社會各個體之和。一個人離開了社會，就變爲一個不可想像的東西，在事實上，我們根本不能承認有孤立在社會以外的魯濱孫。一個人的行爲與意向，只有從全社會的矛盾與特點上才能解釋，反過來，單個的人的行爲與意向不能決定社會的定律。

你那舅父的主張，在今日實在是經不值一駁的。你如果再遇到了他，可以隨便舉一些問題難難他。譬如在今日的社會內，個人所想的什麼東西，結果何嘗得到，不僅得不到，甚至與原先所想像的竟絕對相反。資本家生產，個個在想想能賣得出去，能發大財，結果常不免貨攔起來，無人來

買，大折其本，在一九一四年時代各帝國主義者都以爲用戰爭可以打退經濟恐慌，使自己長得更肥大，但大戰却惹了世界革命，不僅沒有真的解決經濟恐慌，反把世界的對立弄成多樣，經濟恐慌反來得尖銳，自己也就格外貧困消瘦，並沒有真的實現自己原來的夢，卽就你的舅父個人說罷！已是五十以外的人了，你請問他一生能如心願的事又有好多樁？平心靜氣的思想一想，他能不自覺自己失言嗎？個人到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魔物啊！

我們如果不把這種顛倒的看法翻一個身，就會不懂得政治經濟學爲什麼不掣單個的經濟做前提而必拿社會及社會生產做前提，俗流經濟學與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差別在什麼地方。這一點是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首先要弄明白的。

是的，這裏，也常常是初學政治經濟學的一道難關，因爲許多人碰到

政治經濟學上談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時，就覺得不易了解，不僅不易了解，並且常常容易曲解，就是政治經濟學很有研究的聞人，如布哈林，魯賓之流，尚不免陷于所謂機械論與機會主義的錯誤，可見這一部份不是你一個人感覺到的艱苦，這到以後，我們再談它罷！目前我希望你把握的是史的唯物論如何的反映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上這一點。

我望你用你自己的智慧來想一想。我們既然曉得人是生在社會中，人並不能離開社會而孤立生存，維持生存是依賴于衣食住的。衣食住這些東西，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是在地上原形原樣的生成的，要獲得這些東西只有大家用勞力去生產。我們又知道，人們是不能單獨勞動的，而是共同勞動的。不論本領多大的人，假使他單獨一個不論在煤礦裏，在鐵礦裏，或在任何工廠作坊裏，能有什麼作爲呢？假定沒有數千數萬人的聯合

工作，這種企業能夠發生嗎？單獨一人勞動，不但在大工廠裏是不可能的，就是用瘦馬耕田的一個孤單農民，若沒有別人給他供給一切必需品，他也是不能夠生存的。獨自一個工作的手工業者，若沒有他人勞動所製造的工具和原料，就一點也不能動作了。這是鐵的事實，任何人也是不能否認的呀！

因此，我們想到勞動生產總是社會生產，即令在無組織的商品社會中，個人的生產雖然在外表上看來好像是與旁人沒有關係，實則他在不知不覺中，仍與無數的他人發生了關係，仍是社會的，社會之劃分為許多階級，發生了許多不同的經濟制度，那不過是說社會生產有各種不同的構造。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經過了原始共產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現在在蘇聯又發展成爲社會主義制度。這也是你已明確知道的事。

不用說，人類在生產過程中，不論是在那一社會階段，「人不僅與自然界有一定的關係，並且人與人彼此間也有一定的關係，爲着生產，人們應該共同行動，彼此間應有一定的關係，只有存在這種社會關係，人們才能克服自然而進行生產」。這是怎樣說的呢？人爲滿足自己的需要而與自然鬥爭，人在生產中，自然要與自然界有一定的關係，至於人與人的關係呢？在各經濟制度中，人與人總要有一定的配置，要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中，而不出現代表資本與僱傭勞動的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出現，那末，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不可能的。其他你可以類推，不多說了。

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一個社會層與另一個社會層間，總確立了一定的關係。這就是所謂生產關係。

這種關係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它依靠什麼推移的呢？

卡爾先生告訴我們，「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物質的生產手段，即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改變而革新的」。

什麼是生產力呢？「凡補助生產，有益社會的一切，構成社會的生產力。人類本身，勞動階層的本身，乃是頂重要的生產力。」以外自然包括了勞動工具，從簡單的手工具到精美的機器。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爲同一社會生產相互影響的兩方面，形成矛盾的一致。在社會生產兩方面中有基本決定作用的却是生產力。這也和辯證法的「矛盾的一致」一樣，矛盾的一致是要發展爲兩極化，最後進到破裂彼此的聯合的，這就是舊的生產關係不適合新的生產力的時候，舊的生產關係就宣告滅亡。但這種推移，變化，並不只要技術一發展，新的生產關係就到來了，而是要經過死活的社會抗爭。

卡爾先生最先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的法則，並指出社會發展的基礎是經濟，而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則在社會階層間的抗爭。他歸結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

以上所引述的自然是非常的不充分，想來，就是你看了也許要覺得不足罷。在我只是隨手寫來，請你自己去重加溫習的意思，好在今日中國，史的唯物論之類的書還不少，你自己可以找着去看，要我在這裏多談，是不適合的。你倘能對於這一部份有相當的理解，那末，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困難，總算克服到快到盡頭了。

九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找我們

的對象

偶然提到布哈林，與魯賓的名字，很使你特別關心，這很難怪，因為布哈林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最早也最多，他們的理論給中國思想界的影響，無疑的是相當大的。至於魯賓呢，他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的雖比布哈林少，這名字自然也是給人聽到過的，你注意到他們，不能說沒有緣由，這猶如近日報紙上記載蘇聯反革命案中，有國際名記者拉狄克在內，大家都有些興奮一樣，因拉狄克的名字祇要平日看看報紙的人，就很熟識的。不過，在今日你提到了他們，我倒並不覺得這是討論政治經濟學以外的事，

因為我們既然已經討論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這一個問題上來了，本來就扯到了他們，我們是不能不在討論中，提到他們的，何況他們對於我們中國已經給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呢。

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的問題，這看起來好像是非常簡單的，我們既然有了史的唯物論這種工具，我們了解了人類歷史進化的原動力是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動，而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動，又根源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自然就是在這經濟基礎中，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找到它的對象，是無可懷疑的。然而，天下凡是認為簡單的東西，有時倒正是複雜的東西，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即令自己都自稱是卡爾先生的弟子，但意見却顯出許多分歧。有一些人過分的着重生產力，尤其是技術；另一些人却以政治經濟學只研究生產關係而不研究生產

力。生產力，生產關係這類名詞，在我們初學政治經濟學的人看來，本來就覺得有些難懂，但因為在這領域有許多不同的了解，就弄得我們更加紛亂，我們眼界淺的人，有時真感覺不易判斷。

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謂機械論與觀念論的曲解，都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認識有關聯，布哈林和魯賓先生，我們在這裏很榮幸的提到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剛剛是這兩派人物的代表，請你注意，我們在這裏談不到與他們二位先生的清算，因為你很少讀到他們的作品，我們現在討論的中心，却只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認識中的問題。

現在且來看機械論者對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了解罷！

這一派人，完全把社會法則看成了自然法則，把生產力看成了單純的技術，他們把生產力看做了「自然」物的積存，勞動者也被看做自然的物，

用布哈林先生的話，就是「活的機器」。至於生產關係呢，依布哈林先生的意思，那又不過是「在技術周圍的人們的配置」。這一派人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原是可以研究這個，除開那個，研究那個，可以除開這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變成了截然分離的東西。這樣一來，在生產力中，勞働階層這一頂重要的生產力的要素就降低了，同時對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矛盾，引申到社會與自然間的矛盾，巧妙的把物質生產之內在的矛盾；尤其是階層間的矛盾隱蔽不見了。因為在這種理解中，忽視了階層社會的生產關係之階層性，否定了生產力發展中生產關係的積極作用，這對於今日蘇聯經濟的了解，就必然達到生產力發展之放任的宣傳，主張政府勿干涉論，本質上等於宣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自由發展。這就是機械論者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大概。

至於觀念論者呢？

他們是主張政治經濟學只研究生產關係，不研究生產力的。他們認生產力只屬於技術的範疇，而不屬於社會範疇，他們既然把生產力看做等於技術，因此認它是屬諸自然現象領域的東西。這樣一來，他們認爲生產關係有絕對自動運動，丟棄了生產關係之物質基礎，本來是屬諸社會現象領域的生產關係轉化爲非質物的精神現象了。魯賓先生老實的說過，在這裏「我們找不到一點物質的原子」。政治經濟學既然抽出了這原子，那就是否定生產過程之內在的矛盾，否定社會形態之發展及革命的突變。由這一理解，那必然達到支持資本主義的存在，反對勞動者革命，對於蘇聯直接的作用有使蘇聯大衆弛緩，或放棄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基礎而進行的鬥爭。這就是觀念論者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大概。

你在這裏可以看出他們間有一個共同之點，他們都把生產力和技術同等看待。你看到這裏也許覺得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還有一些疑問罷？那是應該有的。現在我可以引艾思奇先生解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一段話，來供你的參攷，他說：「其實生產力並不就是技術，技術不過是生產力的要素之一」。單單的技術決不會產生力量，技術必須和勞動力結合，活的勞動力把技術推動起來，作用在勞動對象上去，生產力才會出現。提到生產力，是離不開勞動的。譬如就手工業來說，技術可以同樣，而勞動力的結合方法不同，就可以有不同的生產力，如家庭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又譬如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發展，是以前所說的擴大再生產的方式進行的，在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中，不僅僅是技術的改良，同時還有可變資本（即購買勞動力的資本）的相對減少，撇開了這可變資本的相對的減少，就不能

夠了解擴大再生產的真正的意義。這也是勞動力和生產力不可分的一個好例。講到生產力既不能撇開勞動，則生產力並不等於技術，是很明白的，而勞動力的供給更不能離開一定的社會，這就是使生產力成爲社會範疇以內的東西。」

「生產力不是技術的範疇，所以也決不是單獨研究技術的工藝學可以包括的，它是社會經濟基礎的本質，而生產關係則是它的發展形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同樣都屬於社會經濟範疇以內的東西，而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展開的表現。」

把生產力排斥，單獨從生產關係方面來解釋經濟上的許多問題，是否能解釋得通呢？艾先生又舉了下面的例子：

「例如說恐慌罷！恐慌是不是單獨根源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自己的

內部發展邏輯』而出現呢？不是！提到恐慌，我們就不能不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來說明，也就是用資本家的私有，和社會生產的矛盾來說明。例如再生產，一方面我們要把它當做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來研究，也就是當做生產關係的運動來研究，同時我們也把它當做生產力的發展來研究。任何一個經濟現象的研究，不同時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法來把握是得不到合理的結論的。」

艾先生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問起，是這樣作結的：

「政治經濟學並不能單獨拿生產關係作研究對象而離開了生產力。它研究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生產，研究那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辯證法。它的主要問題是，一定的經濟階段上的生產力怎樣決定它的生產關係又怎樣實現它的相對獨立運動，怎樣由促進生產力的機能而終於變為生產力發展的桎

桔，而生產力的發展又怎樣起來衝破這桎梏。這裏的研究就是『發展和滅亡』的過程。」

我想，你一定不會怪我這樣長篇引人家的話罷。這不僅因為艾先生是自己的朋友，我要引用他的話，也同時是因為他這一段話不僅說得中肯，也說得通俗，不知你看了以後，能夠十分澈悟否？

這一個問題，就是這樣交代完了麼？我心中總覺得還有一點不足似的。我在開首不是說過布哈林，魯賓先生在中國都有過一些影響麼？我忽然記起中國的機械論和觀念論來了。

政治經濟學上的機械論和觀念論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會作出怎樣的錯誤來呢？依機械論的看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既然是社會與自然間的矛盾，不是物質生產之內在的矛盾，那末中國反帝反封建及民主革命的

要求都變成了無意義的空談了。依觀念論的看法，政治經濟學既然抽去生產力，生產關係變爲了一種非物質的東西，那末一定達到否定中國國民經濟解放的正常途徑，否定中國社會形態之發展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這兩種傾向在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中，都現出了一些影子來，我們中國的布哈林和魯賓先生，有時穿的衣服差不多是很難分別的，我們已看見有人避免談生產關係，笑嬉的高談改良技術，他們不僅在高喊提高技術，技術救國，並且也配合着由帝國主義投資的一些所謂「經濟建設」，以這樣的提高生產力以達到中國民族的復興。對於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及中國社會生產過程之內的矛盾，中國生產大衆廣大的要求，以及數年來尖銳的社會抗爭，不獨不冷靜的來考察，就連正視一下也是不肯的。由這種謬論會使我們的經濟走到怎樣的前途呢？無疑的是在替國際帝國主義者開關

殖民的園地，延長封建的殘餘勢力，使中國國民經濟更殖民地化，拉長中國民族解放過程。

好學生！我這些話也許說得太板起面孔了。但是，這一個問題太嚴肅，使我的情緒一時陷於緊張，我無法把自己的談吐放溫柔一些，望你見諒罷！

我還要虔誠的向你道：這一段話決不是離開題目的，如果我們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中，而抽出了我們實踐的務任，那還會有什麼意義呢。

自然，這些話對於你也許還是說早了一點。但我不能不對於一個虔誠的學生，而不在這一個機會中，指出這一認識上的嚴重性與實踐性。

我不知道對於民族具有萬分熱忱的少女的你，當你讀到這裏時，作何感想？我屢次告訴過你，認識之難，錯誤的理論過於實踐的反作用超過無

知無識。是的，我不應該在你作理論的修養時，過於激起你的感情，但望你那奔放的熱情，更勇敢的向真理之前流去。

十 對於「生產」的觀點

我真感覺無限慚愧，我太使你興奮了，我是非常看重熱情的人，自己也常常有些任性，超過「理智」的事，也是不免有的。但我知道，在研究學問時，我應有相當的冷靜，並且要在熱情中，能夠保持應有的鎮靜。

我很愉快的聽了我已使你對政治經濟學更增加了學習的興趣，尤其歡喜你能對每一個問題都不放鬆，一步緊一步的探究，我現在敢對你說，這樣用功下去，真理之果，一定是能被你取得的。

不過，你還應該更耐心下去。

是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了解，我已說過，在政治經濟學中，本來

是最困難的一部份，也正是最重要的一部份，你現在能對這一部份有了相當的了解已是難得，你說，你雖然大體已經明瞭。但還想對於生產過程及在這個程中人的關係更多了解一些，並且想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矛盾的暴發作一回更深刻的討論，我自然十分覺得需要，尤其是，在今日我們正碰着世界在大變動的時代。今晚我們就用這一個話題消磨這一個風雪交加的殘年的冬夜罷。

我忽然又想到你的舅父了。我想到他們的經濟學上總是愛把生產，分配，消費截然的分開，好像彼此並無什麼關聯似的，並且總愛把人的慾望強拉進來，作為經濟學中主要的章目，似乎不如此，就沒有什麼談了。在我們的政治經濟學中，却完全不同，我們在了解整個的生產過程時，就覺得這裏包括有生產分配與消費。我們發覺彼此間都是連環起來的，生產時

沒有分配，不能生產，我們各人生產出來的東西，不能都留給自己用，不能不有交換（即分配），沒有生產品的分配與消費，我們就不能再生產，社會生產是在不斷中進行的，我們不能只生產了一回，就停止了生產，要繼續生產這就得繼續不斷有一定的生產工具的分配，勞動力的分配，使生產工具和勞動力聯合起來，使勞動力繼續不斷的消費和恢復。如果什麼都沒有生產出來，也根本談不到分配與消費了。所以我們的看法，也和你的舅父完全相反，我們不獨認為這幾部份相互關聯。甲缺了乙不能存在，並且每一部份中就包括了其餘的部分。我們把握住了這一種關聯以及牠們間相互的影響是否就滿足了呢？

不！我們還認明了生產是基本。卡爾先生告訴了我們：「一定的生產形式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與交換形式，並決定這幾部分彼此間的關

係。」

這是怎樣說的呢？

我們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我們是否有資本主義的消費、分配與交換形式呢？這問題，我想留給你的腦子去工作，我不想在這裏多費篇幅。

政治經濟學是否忽視分配與消費呢？並不！分配與消費仍爲了解生產關係所必需，但政治經濟學不像俗流經濟學一樣從消費與交換的性質來解釋生產，解釋在生產過程中人們的關係，而是從生產的性質來解釋分配與消費的性質，從生產的觀點來研究各方面的經濟現象。

對不起得很，現在我要在這裏插一句嘴，就是你屢次問我，爲什麼政治經濟學這樣重視生產，我久擱未復，現在總算是答覆了。同時，我還得

順便告訴你，連人類的慾望都是由這消費的可能決定的，沒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可能，就連資本家個人的享樂也會變為不可想像的事呀！所以連人的慾望也不能不受生產的決定啊！

話說回頭，我們要具體的來看看生產過程中的人了，爲了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們就考察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罷，這裏面的秘密是現代人類悲劇的泉源，現在且揭開一角來看看罷！

這裏面有兩種人，一種人是擁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一種人是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掌握着一切生產手段的人，他們得以榨取勞工的膏血，壓迫和奴隸勞苦大眾。出賣勞動力的人則被命令作強迫勞動，處於無權無利的隸屬地位。這就是這一生產過程中人與人間的基本的關係。在這過程中自己演的是什麼角色，就決定了你自己的命運。

我們如果不從資本主義生產性質來解釋今日的分配與消費，我們不免要覺得這一個世界真的奇怪極了。爲什麼今日美國的勞動者的胃生得那樣小。不能消費那生產過剩的麥子和牛奶呢？哼！美國工人的胃並不比美國資本家的生得小，卻是因爲在商品經濟社會的消費是要受購買力限制的，美國工人自己沒有購買力，美國麥子和牛奶的消費自然要受影響了，所以生產過剩的現象，由此生產愚蠢的燒燬生產品，自毀生產力等瘋狂的行爲來。美國工人的購買力到那裏去了呢？這是因爲他們被資本家的剝削和失業奪去他生存的需要，美國工人並不是真的傻子啊！

今日世界的奇事是太多了，我也用不着多說，你在政治經濟學講話（張仲實譯）中，不是已經看得很多麼？你如果是留心報紙雜誌上的記載，那你不愁沒有新鮮材料看的。

從生產過程的人的關係，進而來考察生產關係是怎樣隨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這一問題，那是非常有趣的。我們不是聽慣了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像小雞在蛋內長成了雞子一樣，會自己啄破蛋壳（生產關係）而出現一種新生產關係呢？這用哲學上的名詞說，就叫做突變，你是知道的。不過這話如果僅了解一半，把生產力的發展單看做是技術，以為只要技術一發展，新的社會秩序社會和平的到手，舊的制度會自己死去，那真是天大的錯呢。

我們要記得人類的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一切社會生產都是人的行為。每一次社會的大變革都是人類費了許多熱血換來的。固然，在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非常低的時候，我們不能希望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到來，但是即令生產的水平達到資本主義生產時，封建秩序的維護人也並不會拱

手而將天下讓給他人的。我們在歷史上看了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是何等的熱烈，是經過了多少殘酷鬥爭的結果，才完成了它的歷史的使命啊！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爆發，是生產關係中被壓迫階層代表了新的生產力，高舉了反叛旗幟，而進行頑強的抗爭的意思。在這裏是不能想像有什麼和平可言的。

人類社會的生產力一直發展到今日，是經過了多少番解放的，但每經一次社會秩序的變革，生產力在一定的時期內可以得到相當的發展。歷史上的一切社會制度就都像一個一個的框子，總不讓它無限制的生長。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中，總算是給生產力一大解放，它根本改造了舊的勞動方法，引起了精緻的大機器生產出現，但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到底也還是一個框子，雖然這一個框子比起前時代的來要大得多；但這個框子現在又

實在感覺太狹隘了。這一個一個的框子我們都知道它不好，因為有了它的存在，反而阻止着今日所有的減輕人類勞動和改善人類生活的巨大可能性。但是這並不是技術發展就可以突破這框子，也不是說，這框子的存在不對，我們可以和守衛這框子的人講理可以講得清的。今日世界各國社會內展開的鬥爭，你難道還看不明白麼？

可惜的是在今日的世界「是非真偽」有時是十分不容易使大眾都明白的。譬如世界各國社會內部的抗爭，報紙上登載的不僅很少，並且也多與事實相反，這類運動常常被人武斷的目的為叛亂，騷擾，把這些英勇抗爭的本質，用各種法子掩蔽起來，誰還想到這些叛亂正是為着人類大家的幸福呢？讀政治經濟學的人，甚至雖然一面在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的暴發，却一面連眼睛也不敢正視這一暴發所形成的具體的實踐。至於其他一

般連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也沒有的人，那更不用說，就連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應該同情某一叛亂，反而在那裏幫助狡猾之徒執行可恥的，違反自己的意志的反時代的工作，而不悟啊！

我們又都曉得，人類要好日子過，只有開放生產力無限制的發展，照理講來，應該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你如果真的這樣想，那你就是一個大傻瓜，你要講理嗎？可惜理並不是空口可以維護的。

你讀了這封信以後，大致你可以澈底了解，爲什麼有人說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是大衆解放抗爭的書，我們讀它，不能把它作爲聖經讀，是什麼緣故。同時你對於平日素不注意的，離你很遠的天涯海角的「騷動」之類的消息，也將引起你的興趣來罷！

世上真是什麼事都有關聯啊！一個小姐這樣張開眼睛的來看世界，她

一定要對這世界吃驚罷！你不會被這複雜的世界弄昏花麼？

我希望你不僅把眼睛看得遠，也還要看見自家啊！中國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今日是在一種什麼狀態呢？這一矛盾在怎樣開展？向怎樣前途開展？這一矛盾今日已發現的具體形態又是怎樣？你平日注意到中國社會的騷動麼？這些騷動又是說明什麼？你平日也曾同情或厭憎它麼？這一串問題請你留到讀完了政治經濟學初步的理論書以後去解答罷！

十一 商品拜物教

剛剛發出第十次的通信那一晚，那位你認爲是很俗氣的房東太太又惠臨到我那臥室兼書齋裏閒暄了。她是爲了要我們節省用水用電來的，但她一來自然又要向影誇獎我一番，「你的先生的生意真寫意呢！每天不必出門，可以陪你，一天只看見他寫，一百字有多少錢呢？」影自然再告訴她一遍，每千字二，三，四，五塊錢不等，有的也還沒有錢，一天大概可寫三四千字，但有時半月不動筆也說不定」。她聽了總顯出驚奇的眼睛，接着是嘆氣道：「好生意，四五塊錢寫一千字難道還不好麼？福生（她的兒子）的爸爸在公司當書記就沒有這樣價錢。」影也像你一樣，覺得她這話

說的太俗，太侮辱她的丈夫的工作了。她走後，影好像安慰似的對我笑道：「這個女人太不懂文化，虧她還是讀過中學呢！」我自然沒有一點介意，天天仍舊是在做我的「生意」。

這是十幾天前的事，那位太太和影想必早已忘記了，但它對我的印象仍很新鮮，我爲什麼特意要把這一項消息報告你呢？

不是她的話說得太好笑，却是她的話說得太認真，寫文章賣稿子的事，從今日這一個商品世界看起來，原也可以說是一種「生意」，有什麼侮辱不侮辱呢？她和我們的關係，是租房子我們住，在她也是一種生意，我們間的關係，原不過買和賣罷了。在商品世界裏，一切既然都商品化了，你又怎能怪這位太太看不起我的工作呢！她不過太世故了。

我越想只是越有趣，她的話倒可作爲我們討論的商品拜物教的一個最

好沒有的楔子了。

這也可說是舊事重提，因為在你讀到商品一章時，你就向我提出商品拜物教的問題來，當時我總覺得太早，故意將這問題攔下，上次我們討論生產關係時，我不能不承認那是討論得太粗的，因為要使論點弄得越簡單明顯些，所以我又不得不暫時把生產關係中發現的物的運動撇下不談，但是，今日我們可要把這留下的問題拏來作專門的討論了。我們還要感謝我的房東太太在旁邊的鼓勵呢！

我想，我們還是從我們感覺的印象先談起罷：我們如果用冷眼來看現代社會的外表的現象，我們看見的是，人人兢兢業業，埋頭苦幹，並不似封建時代的懶惰。人人終生忙的是什麼呢？忙的目的是什麼呢？是多生產商品；多賺錢。現代社會最有錢的人是做大生意的人，最受人尊敬的人就

是最有錢的人。人人都希冀生產多量優質的商品，都爲着商品而努力而奔走，同時人人也就都希冀獲得更多的貨幣，都爲着貨幣而努力而奔走。你要做一個現代社會的人，你就得有錢，有錢真的可以使得鬼推磨，無錢連父母，兄弟，妻子都會對你冷淡。雖然世態炎涼，在蘇秦時代就如此，但他那時代到底沒有今日之甚。今日真正的基督不是耶蘇而是商品或金圓，它迷住了這一時代人們底心竅。我們房東太太只不過是這世界中的一位好太太，他誇獎我，不是我真的比她丈夫生得美，聰明，有學問，思想不錯，而是我會做「寫的生意」，銅鈔賺得多（在她看來），這在今日有什麼稀奇呢！

你切不要以爲我又在你面前發牢騷，藉東罵西的，我是極客觀的在這裏說實話，今日人與人間的關係，如果仔細思量一下真有些可畏。幸而我

們過慣了，一切都不會去想它，不然如果有一個人肯用心去考察一番，又誠懇的要作一個報告出來，而一定有許多人要反對他，說他是在發瘋。我相信單單說出以上一點「牢騷」，也許人家並不會怪我，不過說是空話，無補實際，如果我更是這樣說：現在世間上並看不見活人，只看見各色各樣的商品，金晃晃的貨幣，白亮亮的股票，證券，黑漆漆的土地，會轉動車輪子的力氣，在走路，在跳舞，在作戲，在和我們拉手，連你也會覺得這話太奇怪了罷。

不幸得很，我說的都是事實，我沒有說謊。連你我都在內，天天和這些東西去鬼混，我們在人家的眼內，也無非是出賣力氣一類的力氣先生，並不真的是某某小姐，某某先生喲！你的父親難道真的是柳××麼？哼！在農民的眼內卻是土地先生，你的外祖父是放款資本先生，織綢廠的姨父

正是綢字號的商品先生呀！

這是怎樣說的呢！

前回就講過，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裏，個別的人不免要和別人發生一種生產關係，每一個人，不論你自覺不自覺得，都要與一般社會發生此種關係。我們是不是以社會生產過程中所佔的地位，即人的資格（即社會成員的資格）出現呢！不是的，我們是以某種物品的所有者底資格出現的。這樣，商品生產者就是「各種不同的生產因素底社會代表。資本家不是別的無非只是人格化了的資本」，所謂不同的生產因素，即各色各樣的商品（物）。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物）底社會代表（資本人格化後，資本跳起舞來了）。地主不過是土地（物）底社會代表，銀行家不過是放款資本底社會代表，工人不過是勞動力的社會代表。你的外祖父，父親，姨夫一切的

人，無論愚智都在內，都不過接受了一些死東西（物）的命令，在人間作戲而已。

這很有點費解罷！是的，這是需要解釋的。這裏絕沒有一絲一毫悲傷憤世的感情，只因今日的世界人與人間的關係是如此的奇突，我也無法說得平常些。你想，今日你要與人建立一種關係，你總得佔有一種物品，你是物品的主人，你才能在生產關係中佔一定的地位。一個資本家與土地所有者發生生產關係，是資本家付給土地主以貨幣（即價值），作為地租，工人與資本家發生生產關係也是以甲付乙工鈿，乙給甲勞動力的方式見面的，不過，這兩個商品主人聯姻起來，却有些特別，他們誕生了資本姑娘。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每一種形態的生產關係，都有一種特殊的「物」來做它的表現，而人們只有通這個「物」，藉這個「物」的幫助，才能參

加一定的生產關係中去。這樣，「物」就具有一種特殊的社會的特質，社會的職能。本來，我們把一件物品拏在手中來看，無論如何我們看不出它有什麼社會的職能，它不過是具有一定性質的消費對象或生產資料罷了。我們一直把它用光，也看不出它有支配人類的力量；但是，你如果想到今日的生產關係，想到它是一件商品時，即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把它當作價值來看時，同一個它，你却不能小視它，它確是具有並執行了一種維繫人們的社會職能。

爲什麼會弄得這樣子呢？

卡爾先生告訴過我們：「只因爲私人勞動生產產品彼此不相關連，消費品才變爲商品，這些私人勞動的總合形成社會勞動的總合。因爲生產者只在自己勞動生產品交換時才在社會上相互遇着，那麼他們私人勞動的社會

性，只在交換範圍才表現出來。換句話說，單個的私人勞動成爲全社會勞動的一環時才能實現，只有在與別個勞動生產品發生交換關係時，才能實現，經常勞動生產品的交換而規定生產者相互的聯繫，所以生產者私人勞動的社會關係不是直接的人們的關係，而是人們底物的關係……物的社會關係。」

卡爾先生這一段話說得明白，「私人勞動生產品爲什麼彼此不相關連」呢？這是人類生產實現了社會分工以後，一切商品經濟的特質。「商品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獨立的，個別的生产者（或企業），做鞋子的皮匠，縫衣服的成衣匠，織布的織工，種稻種麥的農夫等等，他的每一個人的生產都專門化了，各人專門生產一種固定的東西，其他日用所必需的東西，都各聽別人去生產，由別人來供給，因此就形成你爲我們做，我爲你們做的局

面。但是這種互相勞作，互相供給的社會分工底局面，在商品經濟中是靠什麼力量來促成或實現呢？是靠人們自覺的意識的力量嗎？是靠計劃組織的力量嗎？當然不是的。因為商品經濟是由各個互不相干的，各自為政的，各個獨立的生產者或企業組合而成的，這些生產者或企業之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主宰者，指揮者，換句話說，就是根本沒有自覺意識底存在」。

人與人的社會分工的關係，又靠什麼力量來實現呢？是靠交換，靠市場。

市場就是一個賭博場，你在這裏雖然可以拾得黃金，但也能使你傾家蕩產，死在這裏面，這一個禍福之場，平常是怎樣來進行人與人的社會分工的關係的調節呢？

我們知道每一個生產的企業家表面上雖然好像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有獨立的志願，要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要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就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別人對他干涉不了。但是市場上到底有多少顧客，社會的需要到底幾何？自己生產出的東西能不能找到受主？這一切却完全不能把握，在他看來，他是最可憐的人，他的命運完全寄託在自己所創造的物品的命運身上，發財破產，有如路拾黃金，或房屋忽然倒塌打壞了自己的腦袋一樣。這樣一來，人就只看見商品的壓力，商品的神秘性，而越將自己變得渺小可憐了。

但是，個人雖然如此，商品市場爲什麼反能存續呢？

市場上的供給與需要雖然一時現出多了這樣，少了那樣，不能平衡，但它終能在需求底水平線底上下移動，不至於離需求的水平線太遠。這是

靠什麼維持的呢？

這就是靠賭，但他們不說是賭，而說是競爭，事實上他們也從未想到他們的所營的生活活像賭博一樣，他們是企業家。他們的目的是掙錢，他們見到某種商品價格高，就多生產這種商品，或者說把資本投到賺錢的企業中去，見那種商品價格低，就收縮生產，或把資本抽出，這樣一來，那種高價商品因為大家都爭着生產，不久一定弄得供過於求了，價格於是降低，那種本來是低價商品，這時到反因生產收縮，價格一天天上漲了。顧客總是向紅方跑的，大家總是東張西望，猜單估雙，追逐不已，市場上的價格就不斷的在那裏上下變動，循環不止，到也弄得十分靈活，好不熱鬧。自然，這種自然的調劑，其中不知犧牲了多少闊少（即企業家）好老，好多新出的角色正因為別人的失敗，自己長大起來。我的話一絲一毫

也沒有誇大，你如果有閑也到今日上海的交易所去看一看，你如果又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會誤以為是什麼新式賭場麼？

商品資本社會却少不了這東西，商品生產所特有的所謂價值律，却只有經過這種競爭，經過價格之不斷的變動，才發生効力。在交換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裏，促使價值律能夠發生調節作用的動力就是這賭博（競爭），無組織的（即無政府的）商品社會能夠存在，也能夠樹起所謂組織與秩序的秘密也就在這裏呀！

這也就是我以上說的商品社會的唯一的聯繫，就是靠交換，交換就靠市場。這一個所謂市場的情形既是如此，你看了也將驚心動魄罷！賭場中是容易生出迷信的，在這裏駕駛人支配人的行動，不是明明現出是物麼？一個可憐的生產者他怎能不生出孤獨的心懷，低首俯伏在這支配他命運之

神（物）前，請求庇護呢！

但我要告訴你，人們失掉自己的理性，並不是走到交易所（指商品資本主義）後才有的事，在最初人類以十匹棉布和三頭羊交換時就已使人發生了這種迷性的基礎。因為人們很容易把這種成交看做單是一種物的自然屬性，以為羊所以能夠體現棉布的價值只是因為羊有獨自的自然屬性。在一般人的感覺上看不出商品本身，只是使人們看出自己勞動之社會性的鏡子，羊能體現棉布的價值是因養羊所費的勞動正等於織布所費的勞動相等的意思。

這種錯覺在商品交易的最初既然就發生了，那末，等到由單純價值形態擴大到貨幣價值形態時，人們對於這種錯覺自然更加加強。這一點，你在讀到貨幣一章時，自然可以理解。自從貨幣的權威一天天擴大，貨幣變

爲資本，交易更進到複雜，價值律也複雜化了。

然而這一個商品之神，却是老早就被人手創造出，正如人們用泥土塑偶像一樣，一旦把這偶像塑成，身上裝起金來，結果忘記了這東西原來是由於自己的手造的，反而對它生出敬畏和神秘之感來。

首先揭穿商品拜物教的人只有卡爾先生。他指示給我們，在商品經濟中，物物外在的關係的背後，隱藏有人們的關係，物不過好像一面照人的鏡子一樣，把人的形象反映出來。他還告訴我們，在社會勞動直接表現爲私的勞動的商品生產中，人們的關係不外用物作媒介來體現，物就開始統治人們的本身。卡爾先生這一發現，把人們的錯誤觀念從根本的糾正過來，你要知道，我爲什麼對於這一個問題，要這樣仔細的來和你討論呢？因爲商品拜物主義的學說是勞動價值學說中的核心，而勞動價值的學說正

是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啊！

卡爾先生不僅揭破了這一秘密，指示出這一種秘密發生的基礎，發展的各種形態，還指示出它必然滅亡，怎樣的達到它的滅亡。

他告訴過我們在商品經濟的存在以前，並沒有出現這一個妖怪。我們在農民家庭的自然經濟中，就沒有碰到過它。這樣的家庭，「爲了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穀類，家畜，紗，棉布，衣服等等，這些東西，對於這個家庭，雖然是這家庭勞動的各種生產物，但牠們彼此都不是商品。創造這些生產品的工作：耕種，畜牧，紡織，縫衣等等」，雖然也已經分工，但這分工是按「性別與年齡的大小，以及隨季節而變化的勞動的自然條件，決定一家人間勞動分配，與每一個人的勞動時間」。因「以其時間之長短去測定的個人勞動力的支出，自始即給這些勞動以社會性的，因個人的勞

動力自始即僅當作全家勞動力的器官而作用着的」。

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各個成員都執行了各個的「社會機能」，他們間的關係不採物品關係的性質。勞動在其具體形態中直接表現社會的勞動。「因為這裏，要表現勞動的社會性無需比較各個具體形態的勞動，無須把牠們還原到勞動的一般。因為這裏沒有具體的與抽象的勞動的剖拆，也沒有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商品的剖拆。這裏，家長根據性別，年齡與季節預先分配勞動於一家的各成員間，所以每個工作者勞動，在全家勞動的全體中的地位，在勞動耗費於勞動生產物以前，已預先被決定了。」

這中間，不會發生什麼錯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明白得很。

至於在人類將來的大同社會呢？

生產手段既然都屬於社會全體公有，再沒有什麼私人佔有的現象了，

「每個生產者的勞動變爲了直接是社會的勞動。所有生產者的生產品，在這裏，都是社會的生產品，因而這裏，沒有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剖拆，直接是社會的生產者的勞動並不採取抽象勞動形態。這沒有物對人的統治，因社會根據各生產部門自覺的有計劃的分配各生產者底勞動且自覺的分配生產物」。價值法則在這種場合是失了作用了。

到了這辰光，人類社會自不再需要那種賭場（市場），人們再不會那樣發瘋似的賭着命運，一切不需要的犧牲自然從此沒有了，同時人間也就少去不知多少慘痛的悲劇，人與人間關係，重復恢復到本來的面目，人類固有的親和，再不會被「物」播弄得如今日之悲涼淡薄。由自己的手造成的神，才將再由自己的手去毀壞，一切幻影才將永遠離去人類的頭腦，恢復人類固有的清明。

可是這時代雖已誕生，但就整個人類說，到那時還有一些時日呢。

所以，在讀政治經濟學的人，對於商品拜物教的了解，不獨是了解卡爾先生的勞動價值論所必需，即對於以後我們還要討論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意識形態諸方面，也都成爲必要的部份，這且留待以下再說罷！現在這裏還要附帶的提及的，就是你已向我提到魯賓和孔恩，培桑諾夫等人對於商品拜物教的意見，還不得不介紹幾句批評。

魯賓，我們在上次已經說過他，他的對於商品拜物教的見解却剛剛是倒因爲果了。「照他的意見，認爲商品拜物教，不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特殊的社會分工底特點所造成的結果，不是價值律統治作用所產生的結果而似乎價值反是商品拜物主義底結果」，這完全是顛倒本末的謬見，我們不難看出。

孔恩，培桑諾夫，在蘇聯是稱作機械論派的，他們以前我們尙未提過。這一派人認爲：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底生產關係，逐漸「非商品拜物化」，他們根據的理由是「資本主義愈發展，即愈壟斷化，生產企業愈集中，有組織化，則經濟底散漫狀態減少，自發性的價值律底作用減少，因此得出非商品拜物化的結論。

這派人的意見雖然乍看起來，好像很有理由，實則完全與事實相反。在政治經濟學上我們是從比較簡單的生產關係過渡到比較複雜的生產關係，同時，從社會關係簡單的商品拜物主義化，過渡到比較複雜的商品拜物主義化。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虛假資本佔很大意義，商品拜物主義化只是進入高度的形式，不是削弱下去。這一種理論只是作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超帝國主義論」等的基礎，只是曲解商品拜物主義，

完全與卡爾先生的學說無關。

拉雜談來，已經用過十大張信箋了，如果再多的話，郵費恐怕要加兩倍罷！我不得不就此收束。我希望你不以了解我說的這一點爲滿足，一定還請你另找些書參攷罷！因爲這一部份的了解，不獨是學政治經濟學的人所需要，同時，也爲了解一般的社會意識，認識你的房東太太等等都有關係呢！

願你多多思考，我的小姐。

十二 不要忽略了經濟政策

幾個月來，雖然一天天看見你的性情在那裏改變，但孩子般的性急總還沒有完全改掉，幾時才不像一個孩子呢？

不錯，我在第四封信中，就向你提過，政治經濟學不僅是研究「生產中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還應研究各種足以影響經濟基礎的經濟政策，這句話我肯定的對你說，這話我是說過的，並且沒有錯誤。我記得，當我收到你的第八封信時，你就向我質問過，並且你說你有一位對政治經濟學已有了一點基礎研究的友人，批評這是一種錯誤。你還告訴我，連他也希望我有一個明白的答復。

這問題擱置得確太久了，只因我們近幾月以來，正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的幾個要點，沒有機會來答復這一個問題，我並沒有忘記，我應該對這一點有一個明白的答復，現在既然又被你提起了，而我們討論的問題，也剛剛達到了一個段落，今日就專門來談這一個問題罷。本來就是沒有你的朋友的朋友的疑問我也原是要特別提出討論的：

你的朋友根據的理由是因爲拉皮多士著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第十三節裏說過：

「爲着了解商品社會生產關係基本定律的特別質量時，政治經濟學可以抽出政治的思想的上層結構。」

「是否可真正抽去如像經濟政策這樣的上層結構呢？經濟政策與經濟不是有密切連繫嗎？」

「我們答復說：雖說資本主義國家是生產關係的上層結構，生產關係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不依靠單個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雖說國家是保護私有財產，僱傭勞動與單個私有者的競爭，然而國家自覺的干涉經濟生活並不能消滅不依靠人們意志的客觀定律，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這些客觀定律超過而且有時常違反單個資本家與國家的意志。」

「所以當國家還是與生產關係分離而為獨立存在的上層結構時，政治經濟學抽去經濟政策是完全許可的。」

但我先要在這裏插一句嘴，拉氏雖然係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權威，但他寫的這篇方法論（就中譯本那版說），在現在看來，那錯誤是很多的。在中國，已有艾思奇先生批評過。我在和你討論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時，雖然仍極推重這本書，並且幾乎將它的優點，全部吸取了，可是它的缺點，錯

誤之處，却不能不將它排斥。就這一段說，這種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分成兩部的意見是不正確的。在蘇聯，有一個時候，這種意見流行很廣，但在帕石克夫論廣義政治經濟學諸問題中，就將這種意見批判過了。拉氏在這一段中，在運用抽象方法論的一點上，更犯了嚴重的錯誤，在政治經濟學中抽去經濟政策，那就好像從抽象到具體中撤毀了一個必需的橋樑，那「抽象」的性質會變為與實踐無關係的一種所謂極端抽象性，會達到一種非物質的東西。是的，這一點是離題較遠了，且不談它。

把經濟政策和政治經濟學割成了兩部份，排斥經濟政策於政治經濟學研究範圍以外，不僅拉氏，持這種意見的人很多，拿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來說罷！他們大致認為政治經濟學只研究資本社會的生產關係，絕對不能涉及經濟政策，因為資本社會的生產關係與資本國家的經濟政策是完全不

同的兩個研究對象，既然對象不同，就必需有不同的科學來研究它。關於這一點，帕石克夫已經批評過，認為「研究對象的存在，只是某種科學成立的最一般的基礎，決定的原素，還是對於這科學的實際需要」。在政治經濟學之外是否有成立一種特殊的科學的必要呢？帕氏又說：「關於資本國家經濟政策，我國（俄國）沒有完善的卡伊主義的理論，這說明了過去這種科學的存在，完全沒有需要，或者那種需要很少，不足以形成這種科學」。在卡伊二氏的典籍中，對於資本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是非常注意的，他們却絲毫沒有認為必需成立一種特殊的科學。

還有人把政治經濟學認為是理論的科學，經濟政策認為是實際的、應用的科學，這種觀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們平日也不免有這樣的感覺。這也完全是一種錯誤。因為如果我們也照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一樣，把經濟

政策當作是一種實際的科學，那它一定是「指示治療資本主義疾病的方案的科學，鞏固資本主義的科學」，換一句話說，它應當是「指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缺點，並且規定出改善這些缺點所必需的方法」，如果這樣，那我們反變成了資本主義的醫生，與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實踐何等的相違啊！因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研究的實踐，就是消滅資本主義。所以他不能是資本主義的醫生，恰恰相反，他是它的掘墓人。我們爲什麼要研究資本國家的經濟政策呢？因爲我們敵視整個的資本制度，不能僅僅以了解了資本社會運動法則就滿足，我們對於資本國家政權的具體政治設施，不能旁觀不理，我們要研究這些政策怎樣在補貼資本主義的毒瘡，怎樣影響勤苦大眾和其他社會層的生活狀況，我們的態度不是以實現資本國家經濟政策方案的立場出發而是以敵對和暴露這些政策的

立場出發的。因為我們的實踐不同，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就絕對不能把理論經濟學和實用經濟學截然分開。

我們反對把經濟政策排斥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並且還說這二者不能截然分開，經濟政策不能形成一種獨立的科學，決不是要在政治經濟學中特別誇大經濟政策，認它是經濟生活首要的根本原則，或將經濟政策與經濟並列。我們老早就說過，經濟政策是被經濟所決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政策是受資本主義自然法則所支配，經濟本身是推動的決定的力量。不過，卡爾先生不僅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可以決定它的經濟政策，而且相反的也承認政治也可以作用經濟。「恩格思認為國家政權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經濟發展，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也可以阻止它，可以促進某種傾向，也可以阻礙別種傾向」。這就是說，資本國

家的經濟政策在相當的限度內它可以貼補它的瘡疤，可以阻礙新的生產力的增長，可以延續資本主義相當的壽命的意思。

因此，卡爾在一切適當的地方，都認為「必需探討經濟政策的問題，說明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生活的作用」。伊利契在他的著作中，亦特別注意到資本國家的經濟政策，他指出「這種政策是由資本主義經濟內部法則所決定，指出資本集團國家的經濟政策對於勞工階級和勤勞人民生活狀況的影響」。

所以忽視經濟政策的研究不是卡爾先生的政治經濟學所許可的。

至於從今日實踐的需要說呢，目前是帝國主義的時期，特別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階段，作為獨裁政治的法西斯的經濟政策，無疑的是政治經濟學對它應加注意的事。我們要正確了解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之間相

互的關係，捨棄經濟政策的研究，會變爲不可想像的事。這裏我又想到帕氏一段話了。

他說：「爲什麼卡爾和伊利契對於資本國家經濟政策的問題，都注意而有興味，我們的經濟學者認爲這些問題，是在政治經濟學範圍之外呢？專科學校畢業的經濟學者，不懂得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是什麼，保護主義是什麼，所謂社會政策是什麼，重農學派經濟政策的基本特點是甚麼？他們不了解德國法西斯主義目前的經濟政策，不了解贊成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人們和反對者目前所進行的鬥爭，不了解這鬥爭的長期的歷史，不了解資本國家對於農民，對於城市小資產者層的政策，不了解許多這樣一類的東西。」「然而知道這些東西是必要的。」

我非常被這一段話所感動，這不僅是蘇聯在某一時期中的現象，這正

是目前我們中國自號爲新經濟學的學生一般的現象。帕氏認爲「脫離經濟政策，這就是政治經濟學講授中的極端的抽象性，公式主義的原因之一」這公式主義也正是當前中國很流行的病症。

我們現在極急的要求了解資本國家的殖民地政策，尤其是化裝出現的什麼「技術合作」，「親善提攜」，「共同開發」等形式的侵略政策，以及關稅政策問題，傾銷政策問題，資本主義統治經濟問題，戰時經濟政策問題等等。我們要了解這些，纔能認清世界，纔能與侵略者，進行頑強的鬥爭，我們光了解了一點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法則是不夠的。

這是一向被許多新經濟學者所遺忘了。

你也許讀到這裏要發生一種苦悶罷！這樣一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不是會澎漲得變爲一個大腹便便的巨物麼？不！政治經濟學研究資本國

家的經濟政策，並不想侵犯國民經濟史的地盤，因為我們研究的不是它的全部和一切具體的東西，只是屬於它的標準的特點，即研究資本國家經濟政策各種不同的典型，說明這些典型是被經濟與社會鬥爭所決定，同時說明政治對於經濟的反作用。所以你檢直用不着擔憂，屬於國民經濟史的部份，我們並不要都研究它。

我一口氣寫到這裏，身上不覺出了一身微汗，我嘆道，作空頭學問易，談實踐的學問難，卡爾，伊利契諸位先生的偉大也就在這裏。不知你讀到這裏生出怎樣的感想？

至於你以及你的朋友疑問是否就是這一短篇的解說翻然冰釋了呢？我自然希望如此。不！不僅希望止於釋此疑團，還更所能進一步把這從抽象到具體的橋樑建立起來。

十三 還要研究意識

你的信和你的朋友的「附筆」都看過，我很敬佩他的對知識認真的態度。在今日的中國，幾乎無論在任何知識部門，都找不出什麼「權威」來，你要記得，我們是出生在物質貧乏的國度，自然在這土地上也開不出燦爛的花朵來。但這並不是，我們就沒有精神生活，我們就索性自甘於無知。譬如就政治經濟學而論，雖然國人無甚建樹，但這幾年來，從翻譯的介紹，也並不怎樣寂寞。我們雖然不能滿足目前這樣無計劃，無系統的介紹，但比起什麼都沒有來總又不能不退一步想，「也罷，有這一點也足欣慰」。

不是對你說什麼客氣的話，我自己對於政治經濟學的修養，比你並不
高深好多，現在也像熬有介事的來和你談東談西了。我不是不知道這工作
的艱難，自己的力量太不夠，但我仍接應了你的要求，盡我所能，不怕現
醜，這是什麼意思呢？也不過是大家在貧乏中的一種自慰。我知道你的周
圍還不易找到一個討論的朋友，所以目前就勉強來充數罷了，如果你有一
天另發現了一個比我有修養的人，我也不妨和你一同再到他那裏去領教。
這決不是謙辭，而是確確的事實。

是的，我也一點不高傲的承認你的朋友看了我們這十幾次的通信以後
總的批評中的一點，就是他說我「不像一般有學問的人賣弄學問，時時沒
有離開中國的實踐」。這很使我高興。我不會賣弄學問自然是因爲自己沒
有學問，並不足爲自己譽，但「沒有離開中國實踐」這一點，也許就是

我們這次討論中，你主要的收穫罷。

真的，我們如果打開眼睛看看現實，我們那裏還有心情去做「爲學問而學問」的幻夢呢！我們學了一點一滴，就得用到實踐中去啊！譬如我們一開始討論政治經濟學我就先叫你看現實現象，討論到經濟政策時，就那般強調叫你不要忽視這一部份，今日我們還要你對「意識」給更大注意呢！我這般的強調實踐，也許會引起政治經濟學專家的冷笑罷！學一點原理原則算什麼？爲什麼不將政治經濟學的史的發展，從正統學派沿沿本本指出一個研究順序來，叫你去用功五年八載呢！我知道，你不能有這福氣，一般中國青年也沒有這樣的條件，並且在中文的政治經濟的出版方面，也沒有好多書供我們來讀，那末，索性「卑之無甚高」論罷。我們且先來取得這一點觀察現象的基礎知識罷！他日你碰到更好的機會時，有了

這一點基礎總比沒有好，不能碰到作深造的機會呢，你也有了基礎的概念了，比起對於混沌的世事，摸不着頭緒的人，自然要强些。我敢於對你這般大胆的妄談，以前苦無機會說出我的心意，今日被你的朋友附筆中的誇獎，却不由得不使我在這裏吐出了。

野馬跑得太遠，書歸正傳罷；但我仍望你不要以為以上的話與我們完全無關係。

今日我們要繼續討論的是關於「意識」。政治經濟學是否也應研究意識問題呢？有許多人是持反對的意見的，他們以為政治經濟學只應研究生產關係，他們的理由是意識屬於上層構造的東西，意識和思想都是被經濟所決定的。這種意見很普遍的存在在許多人的腦裏。

這種觀點，我知道你一看就會了解的，這是一種錯誤，是由於對上層

結構與下層基礎的一種單方面的機械觀。昂格思就說過這種的話：「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等發展，都是建築在經濟發展之上。但所有這一切，都互相影響，並且影響經濟基礎。事情決不是這樣，好像經濟狀況是唯一的積極原因，其餘的都是消極的原素。不是的，這裏的相互關係，是建築在經濟的必然之上，這種必然性終於是要呈現出來的。」「倘若說，生活的物質條件是主要原因，但這並不否定意識的部分也可以對於生活的物質條件發生相反的第二義的作用。」卡伊的著作中也告訴了我們，經濟政策，法律，意識以及其他形式的上層建築都影響經濟和社會鬥爭的現狀。我們要了解經濟的本身，也必需研究某些相應的意識問題。

我想這一點即憑你自己讀書的經驗也是可以了解的罷。譬如你在第一

次開始讀的政治經濟學時，連社會科學大綱的知識都沒有，你就不能了解關於政治經濟學中的許多問題。後來你多有了一點準備的知識，特別多有了點新哲學的知識，這次我們討論到各方面的問題上來，你就覺得輕鬆多了。尤其我們最近討論到商品拜物教時，不是觸到意識的問題很多嗎？卡爾先生他指示了我們，在某一經濟根源，必然產生某一種觀念。這一種觀念對於經濟以及社會鬥爭又會起怎樣的影響。你是很仔細的研究了那一封信的，關於這一方面的聯想一定很多，讓你自己去作更進一步的思考罷！

我在這裏要加重的對你說的，是政治經濟學當前實踐的要求，使我們不能不對意識的研究給極大的注意。我們知道，目前是帝國主義的時代，社會鬥爭是在經濟、政治、意識的各種形式下進行的，並且鬥爭的激烈、殘酷是爲人類歷史上任何階段所沒有。帝國主義者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

防止勞動大眾的進攻，他是無微不至的去佈置障地，鞏固障地的。無論在政治，經濟，或者意識的領域都在動員他所有的力量。這是當前我們親眼可以看見的事實，你只要注意世界的現狀，不難認識。在這許多障地中，我們覺得最可怕的是意識的領域，我們不是已經聽見過，所謂「思想檢舉」，「思想統治」，這類名詞了麼？我們不是已經聽見或看見有人正在忙着作「焚書坑儒」的工作麼？我們不是已看見有人專門僱用了許多人在那裏無恥的說謊麼？說謊在今日不是也成了某些人的專門職業麼？所以思想鬥爭的陣線是非常廣大的，它現在不受地理或國界的限制，把整個的世界都轉入漩渦了。

我說這一方面的鬥爭最可怕，最值得注意是帝國主義（包括一切維持腐爛的階層而言）利用自己的意識，利用說謊與武斷，利用政治的優勢和

壓力使生產者和社會和平公正的人民的思想昏迷，奴化他們，驅使他們爲少數壟斷資本的利益而勤勞，爲這一不良政治制度的擁護者。

在今日世界大衆的社會鬥爭最感薄弱的一部份就是這一部份，對於腐爛的武斷的理論，說謊與造謠，是大家都疎忽了，就是稍微反應了一點，也反應得過遲，反應得不夠。所以，無數窮苦勤勞的人民，不免被那些奸滑之徒所利用，在爲惡勢力演着傀儡戲。

在當前我們有對意識鬥爭，致最大的努力的任務。這也像在經濟政策中，我們特別注意法西斯經濟政策一樣，在意識領域內，我們也應研究法西斯主義意識的某些問題。

政治經濟學研究意識問題，也恰像研究經濟政策不侵犯國民經濟史的範圍一樣，意識的個別部門，意識的具體內容，仍讓各種社會科學去研

究，在政治經濟學中要研究的是意識的某些特點，即由經濟所直接決定的而又能給經濟直接反作用的那些特點。這些特點正是構成意識個別部門的根據。

是的，提起當前具體的思想抗爭，那是說不勝說的，譬如法西主義者認社會的發展，是「精神的首要作用」，這種頌揚「精神」，反對物質論的高見，就是把上層建築偶像化，與政治經濟有直接關係。其他如主張心物調和以及一切改良思想者所口唱的「產業和平」，「經濟民主」，「社會勞動」……等等的經濟根源，也都和政治經濟學有直接關係。這一切都值得我們來研究。

總之，關於這一方面你可以自己去找研究的材料，政治經濟學要不變為一種枯燥無味的公式，就應加上這些花朵，我們要虛心學習卡恩伊等先

生給我們所作的許多優良的研究的範例啊！

關於政治經濟學帶着論戰批判性質這一點，在這裏也還得順便提及，帕石克夫說得好，伊卡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它不僅分析、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而且批判分析資產集團學者和資本主義生產直接參加者對於這制度和這制度的法則的觀念，批判資產者學說，批判資產者和工人自己對於資本的普通觀念，指出意想的事情，形式上相像的事情，和經濟現象的真實情形與資本的必然差異。」這已說明了，政治經濟學帶着論戰和批判的性質是由於它的實踐所決定的。固然，在我們初學的人，是一大困難，因為我們沒有讀過另一方面的書，不免有些摸不清頭腦，這是事實。不過，這沒多大關係，你可以從實踐方面，得到了解，並且如果你有機會讀到另一方面的書時，你更容易認識它的真偽，是的，等到你已有了一些政治經濟

學的知識，其他各派的書，原也是應該讀的，中國兵書上說過，「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讀書亦是如此，如果自己具有批判的眼光，本來是什麼書都是該讀，讀了也都有用處，可是，在目前，你還用不着過於性急罷！你還有的是時間呢！

附錄 記選擇讀物談

我把以上十三封信整理出後，剛巧那位初中學生的妹妹來到上海，她已經是政治經濟學「大家」了，我很高興的把這部稿子送給她看，請她批評，她笑吟吟的接着，狡猾的釘了我幾眼，拏到影的桌上去讀，並且對我說：「我替你校對一遍，看有錯字沒有！」

從午後三點鐘到夜飯開到桌上來，我們都是各人做着各人的事，影也另在讀她的冰島漁夫正出神，家內完全由一個傻娘姨在擺佈，全家鴉雀無聲。到八點，我們吃完了飯，於是她的話匣子打開了。

「一切都好，經了這番整理，新材料加得很多，自然比以前更充實，

不過，你還有一部分東西丟掉了，要補進去。」

「你說的是什麼呢？」

「是書目，你記得記不得，我們以前通訊，你不是常將另一紙條，寫上一些書名麼？並且每次都寫得那樣清白，版本，定價出版處，代售處，都寫得詳細，記得有一次。你把生活書店開在什麼路，它的門市部是在街堂內的樓上都寫出，後來被我一個朋友看了，笑了半天，她說，『你的這位阿哥一定在把你當阿木林，不然爲什麼要寫這些，在上海的人難道還不知生活書店開在什麼地方麼？』當時却也覺得好笑，但現在想來，確是另有道理，你知道，一個初學的人最感困難的是自己沒有能力選書，現在出的書又多，真不知讀什麼好，到什麼地方買好呢？所以感覺得你還應添上一篇，把今日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書，比較有系統的作一個批評的介紹，

你看好不？」

她這話引起我的慚愧，我不是常從生活星期刊，讀書生活各方面接到許多朋友的來信索取社會科學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書目麼？我就從來沒有答復過，現在經她這一說，却使我增加了一種心事了。我說：

「你的話是對的，不過開書目不是一件易事，現在要開一個有系統的政治經濟學書目，專開中國書，就無法開出，你想，卡爾的資本論尚無全譯本，卡爾這一系統的東西，也不是有系統的譯出，正統派的書都沒有全譯，經濟史，經濟思想史更不用說，幾乎找不到一兩本可供初學的人讀的。這一個難題目叫我怎樣做法！這不比以前，我可以隨便寫一兩本給你，就是不好的書，我也可以向你說明，現在要把書目印出來，那我那有那樣的膽子呢？」

「你也不要太認真，還是像以前對我一樣，儘可能的寫出幾本來，加上一點說明，我想，現在讀政治經濟學的人，也比兩年前的我更幸福多了，初步的書好的也還不少。至於高深的呢？這原不是初學的人要的，能讀外國文的人，倘他讀完了你這本書後，他也有能力自己去找了。」

我自然贊同了她的意見，我們的話就集中到書目上來，她很贊同我定下的讀書的次序，先從了解實際的經濟現象，具體的問題，研究開始，並主張即按照我第二封信中做去，不必另開書目。讀完了那些書後，我們都主張先讀：

政治經濟學講話

蘇聯李昂吉葉夫著

張仲實譯 定價一元四角

這一本書的篇幅雖大，但讀起來却絕不嫌它太厚，因為這本書的寫法，好像是說我們身邊日常的事，既有趣味，又極現實，絕無艱燥

難解的地方，並且理論正確，而是代表政治經濟學最近階段的東西，譯筆也好，所以可以作最初步的入門書讀。

我們又都主張同時也不妨再把這本書的舊版，現在中譯本叫做大衆政治經濟學的看一遍：

大衆政治經濟學

萊渥鐵愛夫著

吳大琨莊紀塵合譯

定價八角

這本書，內容也通俗，輪廓與前本書原也差不多，不過在寫法上與前本不同，和材料不及那本書充實。但我們極主張將同一著作合讀，這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從比較中，更可發現在這種沒有注意到的地方，在那裏却注意到了。在譯筆方面，這本書也好。

讀完了這兩本書後，我的妹妹堅持要接着讀解釋卡爾先生的資本論的書，我雖也贊成，但同時也主張接着讀：

新經濟學大綱

沈志遠著

定價一元八角

讀者可以隨便由自己決定，我主張先讀新經濟學大綱的理由是因爲這本書講蘇聯新經濟的地方多一點，比一般解釋資本論的書完全些，讀者可以得到政治經濟學更完全的概念，並且這書也還好懂，但我的妹妹也有理由，她說，如果講到要了解近階段的政治經濟學，應該讀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教程（上冊），但一個初學政治經濟學的人，還不很相宜，如果先多讀點解釋資本論的著作，那到是剛剛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這類書，並且是很多的，她的話我並不反對，所以讀者如果照她的主張，那我們就可接着在這些書中選兩三本讀：

經濟學大綱

河上肇著

陳豹隱譯

定價二元

政治經濟學大綱

瓦里夫松著

王季子譯

定價八角

資本論解說

考茨基著

戴季陶胡漢民譯

定價一元

資本論解說（原名通俗資本論）

李雲譯

定價一元四角

學生的馬克思

愛得革耶費甯著

吳典林譯

定價六角

經濟學大綱

陳豹隱著

定價三元六角

資本論大綱

高阜素之著

施復亮譯

定價一元五角

經濟學入門

米諾列斯夫基著

朱鏡我譯

定價一元五角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

河上肇著

李達譯

定價二元五角

經濟學教程

列甯著

高希聖譯

定價一元六角

我開了這許多書，不是說這些書，用現在的眼光看來，本本都好，這些書，除開極少的一兩本外都是有缺點的，但那沒有關係，他們都是名著，沒有不值得一讀的，並且爲了讀者容易找書起見，所以

多開出了一些，讀者不妨隨便取捨，不必勉強讀那一本。

如果讀完了這些書，我們都主張把：

張仲實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拉比杜斯著第八版）作為精讀的課本，同時也不妨參看這書第六版，第七版的中譯本。第六版的中譯本有李達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筆耕堂版，定價一元一角），第七版有溫健公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駱駝叢書一二分冊一冊定價八角二冊定價五角），第八版也有陶達譯本，並出有改正版，書名政治經濟學（北平寒微社版定價一元八角）。

在程度能夠讀懂這些書時，有意更加深造的人可接着讀資本論。

這書的中譯本最早是陳啓修譯的第一卷，僅出了第一分冊，隨後由潘冬丹續譯了第二第三分冊。現在又出現了王樞，右銘的第一卷全

譯本。王譯我還沒有看過，陳潘譯經人和原文對讀聽說都有錯誤，但陳譯第一分冊中關於資本論旁釋那一部分却應該找來看看。

能讀這類書時，一個人自然可以自由的閱讀其他各書了，這時可隨各人的興趣與環境的可能去發展，這意見，我的妹妹完全和我同意，她就是照着這樣，她告訴我，她在讀陳譯的資本論時，她同時讀了不少的政治經濟哲學的名著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哲學的貧困（以上二書馬克斯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列甯著），她說她幾乎把中國有譯本的一切屬於卡伊政治經濟系統的名著都買了。

我們談到關於研究金融資本時，她還提出豬候津南雄著的金融資本論（中譯本係林伯修譯），她在這書中，很得了益處，談到關於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大家都找不到話說，她僅僅讀了唯物史觀經濟史（熊得山譯定價

三元二角），各國經濟史（樊仲雲等譯定價二元四角）和魯賓的新經濟思想史這幾本書，我們都感覺中國出版界太可憐，這類書就出得太少了。這幾本書那裏能滿足初學的讀者呢？這不是我們理想中要介紹讀者的啊！

後來我們又扯到正統學派方面去了。我們伸出手指來，也只能叫出亞丹斯密的國富論及李嘉圖的經濟學與賦稅原理有王亞南的全譯本，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有郭大力的譯本外，這類研究書實在也再多舉不出幾本來。我們談到這裏她是主張不要再往下談了，反正談來談去，談不出什麼好書來的，她也已經有些感覺疲倦了。

我在一面安排睡覺前，口裏抽着濃烈的雪茄，對她說：「你看這書目還有什麼可做呢？」

她也似乎不好說什麼話，但她上床前，似乎在安慰我道：

「你就把今晚我們所談的寫出罷；啊啊！我還忘記了，在這裏也還得加上幾本哲學書目啊！你知道，這本書中是故意將讀者的對象是讀過一些哲學書的，完全沒有讀過這些書的人，還不知讀什麼好呢？」

我說：「那倒不如讓他們去讀李崇基著如何研究哲學那本小冊子去。」

我現在把這一晚的談話記出，敬獻給本書的讀者，作為選擇讀物的參考，希望原恕我不能開出一個完全書目的罪過，朋友，貧乏的中國，只有這幾本書供我們閱讀，現在暫時就讀了這幾本再說罷！好在我們不想做政治經濟學專家，一般常人，能讀完這幾十本書，也就很不容易，我們倘能打了這一點基礎，再向深化是較易的。重要的是我們要記得，這些東西不是經典，而是行爲的指針。我們不希望在最近中國生出許多政治經濟學專家來，但我們希望這種科學知識普遍化，常識化，在中國實踐上，生出一

點作用，果如此，書目的不全又有什麼鳥的關係呢？